

夜起庵弟子記

蔡運升題

夜起庵弟子記

蔡運升題



故鄒孝行先生

所為有
常無間
寒暑見
善則喜
若決江
河

癸酉仲秋
夜送慶史

鄒孝行先生筆蹟

序

恪士先生師事太夷夫子有年。夫子常謙不肯承。以心契之友待之。王道書院既開。都講一席久懸。私擬以先生充任。屢招先生口授學說。嘉亦時陪其席。夫子之學。以大學爲本經。以論孟禮記左傳爲兼經。於漢宋諸儒之外。別樹一幟。純以體得孔門之眞義爲宗旨。直截明快。易入易曉之法也。至其人已說格物說一貫說。夫子晚所發揮尤多。措辭高簡。義蘊宏深。學者未甚留意。然於孔門之學說。發前人未發之祕。洵乎有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功。夫子既薨之數日。恪士先生涕泣潛然。深閔微言絕。大義乖。以晷繼夜。殫數日之功。記述所聞。剖析精當。成弟子記一篇。嗚呼。夫子名山之學。祇海

藏樓詩集風行於世。至其獨創之學說。則侯恪士先生收拾董理。始得傳播。九原有知。夫子必許爲生平知己。可斷言也。嘉亦嘗屢受教於夫子。以未熟華言。時有隔膜。今讀弟子記。豁然大悟。茅塞頓開。何幸如之。夫子之學。依此一書。必傳萬世。儒教復興。其將以此書爲嚆矢乎。康德戊寅四月松浦嘉三郎敘

夜起庵弟子記序

海藏相國以詩名海內逾四十年而未嘗聞其講學。滿洲建國首以王道爲治。兼掌邦教。欲以讀經習禮挽回末俗。陳義甚高。固知其學於古有獲也。比歲罷政間居。時相談聚。每舉所爲非齊物論。忠恕一貫說。皆能推闡至盡。偶及大學。以絜矩解格物。謂舊傳未亡。似有合於龍溪以身心家國天下爲物之旨。而別有創解。立義極新。其壬午得解首題爲大學之道一章。治此經殆自少而習之邪。乃者天不愍遺國人慕思。弟子曾恪士亟綴緝所聞。成夜起庵弟子記。凡零詞碎義。悉爲董理有條。發揮盡致。而徵言於余。竊以爲孔門之學。爲人類大中至正之道。推之四海而皆準。範圍百世而不過。子曾子得一貫

之心傳。而括之爲忠恕。大學爲所傳書。然則以忠恕釋絜矩。以絜矩
詰格物。其淵源固在是邪。果本忠恕以爲學爲政。馴而致於內聖外
王可也。恪士此書出。願讀者必衆。其功非獨在表章師門已也。康德
五年四月傅嶽棻謹序

目 錄

夜起庵弟子記……………一

附 錄

教忠精義……………完

春秋思想與漢民族之關係……………壹

序

一

夜起庵弟子記

曾 恪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我國 國老鄭太夷先生。以康德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薨於新京柳條路府第。

皇帝震悼。士庶哀傷。飾終之典。隆以國葬。先生之功在社稷。光耀史乘。人盡知之。無待縷述。茲所欲記者。爲先生之學說。卽先生之政治理想。哲學思想。

先生之學說。超出舊日漢學、宋學之外。直接先聖薪傳。獨立成爲一代儒宗。有爲三千年來各大儒所未見及者。此則一般衆庶甚至先生之知交友好。或不盡知。請益函丈。僅在最近二三年間。而先生

不以格爲不肖。晤時必與言學。備聞緒論。使我讀書數十年所懷疑。一旦豁然。自信於先生普通講演外。確有異聞。謹拉雜私記之。以備遺忘。既非速記錄音。自多記者引伸之語。或與先生原意不符。亦未可知。而片鱗殘甲。庸可窺見先生學術之一斑。至於整理發揮。期諸賢哲。若格之淺學寡聞。敢謝不敏。

太夷先生之學說。格謹僭擬一名稱曰。絜矩學說。先生學術之全體。決非此二字可以賅括。但爲便於治學行文計。假定絜矩之名。庶有綱領可尋。

爲便於理會先生之學說起見。先記先生之言論。以其淺近易曉也。最後述先生之絜矩學說。

先生曰。王道者。人己之學也。人己之學。就其易者簡者言之。人人易知易從。例如禮言。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又言。並坐不橫肱。讓客也。不橫肱也。易知易從者也。此卽人己之學。此卽王道何也。損人利己。只此一念。可使天下大亂。不橫肱。不欲損人以利己也。讓於客。恐其損人以利己也。聖人以此爲禮。使人人習讓去爭。久道化成。自然人類相親相愛。而王道行矣。而天下平矣。

先生曰。禮教是樂境。絕非苦境。宋儒立論。流於偏激。責人太過。世人遂有以禮教爲桎梏。視禮教爲畏途者。例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此語本爲士大夫說法。士大夫以此律己可也。以此責士大夫亦宜從寬立論。所謂君子哀其遇也。自宋以後。儒者習用此語責人。甚至以

此責困苦青年之孀婦。可謂不情之甚。可謂殘酷已極。宜乎世人以禮教爲苦境。聖人對於難能可貴之行。固不惜褒旌其善。以爲世法。但絕不强天下人必爲此難能可貴之行。自宋儒有此酷論。而禮之精意失矣。

先生曰。天理人欲。兩相對待。有天理必有人欲。無人欲亦無天理。所謂克已復禮者。克制人欲。不敢縱欲而已。並非盡去人欲也。苟盡去人欲。則絕無生機。亦無天理之可言。克制人欲。不敢縱欲。以何爲準的。則人已而已。已有欲人亦有欲。已有所不欲。人亦有所不欲。不以己所不欲施諸人。不縱一己所欲而妨人之欲。卽克已也。若以克己爲去欲。自非木石。孰能去邪。宋儒欲盡去人欲。去聖人之意遠矣。

先生曰。一切事理。均有兩面。若僅就一面言。必不能得事理之平。不
平則傾覆立至。人之學。卽處處顧及兩面。禮曰。君明臣忠。父慈子
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
臣道。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
止於慈。聖人立教。皆兩面對舉。故君臣父子之間。有人己之學。夫婦
兄弟主僕之間。亦有人己之學。君父所不欲其君父加諸己者。亦毋
加諸子臣。則君道父道立矣。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主之於僕。亦復如
是。聖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何嘗有絲毫袒護片面之意。何嘗有絲
毫專制壓迫之心。此聖教之所以爲聖教也。若夫袒護片面。乃後儒
之誤解。務爲專制。乃法家之流毒。非聖人之教也。

先生曰。人已之學。行於國內。則人人習讓去爭。解除武力。而人已皆得其所。此證諸世界人類進化歷史。確鑿可憑。而爲人人所已知者。也行於國際。則各國縮減或廢除軍備。修文偃武。而天下皆得其所。此則世人尙在懷疑者也。湏知初民時代。弱肉強食。個人之競尙武裝。亦猶近代各國之擴充軍備。如今之苗人番人。身旁寸刻不離兵刃。是其例也。有聖人出。知競尙武裝之不利也。則教禮教讓。而衆庶亦姑試之。試之而成效大著。於是人人甘願解除武力。去其隨身兵刃。興仁興讓。而和平文化乃立。個人如此。國家何獨不然。積人成國。個人有血氣有情感。國家亦有血氣有情感。若謂能行於個人間者。必不能行於國家間。恐無是理。千百年前。聖人旣能大聲急呼以禮

教解除個人之武裝。千百年後。吾人豈不能大聲急呼以王道廢除各國之軍備耶。軍備擴張達於極點之日。卽爲廢除軍備開始之日。故王道者。治國之術而亦平天下之術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一出而萬國寧。豈假武力哉。教仁教讓而已。近日擴張軍備之聲。洋洋盈耳。必有日暮途窮之時。剝極必復。請懸吾說以爲左券。先生曰。王道如水火菽粟。不可湏臾離。王道極淺近。豈只無神祕。且亦並不高深。吾人研究王道。亦不必向高深處探討。要在篤行而已。要在推廣之。使個人道德能行於君民間及國與國之間而已。今者我國高倡王道。窮鄉僻壤。輿夫走卒。雖不明王道之眞象。亦能領略王道之大義。弱者遇強慕。則以王道爲盾。強暴聞此二字。立時面有

慚色。可見王道爲人心所同然。但使我三千萬民衆時時齊呼王道。縱不必詳知其內容。亦可播爲風尚。個人與個人間無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之習。治者與被治者間無武健嚴酷犯上作亂之弊。國家與國家間無猜疑詐僞怒目相視之患。則王道之效也。故王者小用之。則爲協和民族之工具。大用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神物。

先生曰。宋儒之學。無論從何方面看。確實雜有禪學。決非聖教之真象。例如明心見性等語。均去實蹈虛。流弊甚大。吾人日日與人相接。不從人已下手。何處更有學問。若閉門靜坐。侈言養心。則必去人倫。離社會。效釋氏之出家而後可。聖人豈如是耶。聖人實事求是。一切道德。不外人已。德者得也。內得於己。外得於人。此許祭酒之說也。仁

爲相人偶。義爲己之威儀。此漢大儒之說也。聖人言志。不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堯舜其猶病者。爲修己以安百姓。聖門無離去。人已之學問。卽無閉門靜坐之學問。故明心見性等語。實近禪學。非聖教也。

先生曰。王道順乎人情。因乎人性。人類性情。喜變化而厭單純。惡平坦而好升降。有甘有苦。先貧後富。爲人類惟一之興趣。機會均等。出發點平。於升降揖讓之中。有等威度數之辨。此人類所共同希望者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若不分智愚。不別賢否。一律平等。卽不設階級。不許有貧富尊卑之分。決非人類所希望。所謂平其政云者。各養其欲。各給其求。鰥寡孤獨皆有養。豪強兼井必有禁。使人

皆保持水平線之生活。而對於富者貴者又範之以禮。不使其縱欲以逞。此實人類共同之希望。若強智者與愚平。抑賢者與不肖平。既礙進化。亦乏生趣。實屬大反乎人情。故共產之談。平等之說。非獨違反聖道。亦決非人類所樂從者也。

先生曰。孔子有言。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代盛時。禮教能行於鄉。除冠婚喪祭諸禮外。尚有鄉飲酒。鄉射等禮。皆含有教讓敬。養老尚德之深意。余兼長文教部時。曾擬有鄉飲酒禮。惜未實行。此事看似迂濶。其實於不識不知之間。可收化民成俗之效。我國鄉村秋收後。向有謝秋之舉。若於此時舉行鄉飲酒禮。推舉鄉老。以示崇德尚齒之義。長幼序列。以明上下尊卑之分。三讓九拜。使民去爭。

賓主交酬。使民習禮事。簡易行。爲效至鉅。此則余所期諸後之秉國鈞者也。

某親聆師訓。歸而筆記。不下數十則。先擇其有關宏旨者。述之如右。以下再述先生之絜矩學說。

先生以爲孔氏遺書中。如易、書、禮、春秋、論語、孝經。吾人固應熟讀。但或失之於繁。或失之於雜。求其約而能精。一而且純者。莫若大學。而吾人讀大學。應以舊本大學（卽小戴禮中之大學篇）與宋儒程朱序次之大學（卽大學章句）兩相對照。於是發見數問題。

一 舊本大學是否確有錯簡。

二 程朱所序次之大學章句。其序次是否可信。

三 程朱所疑爲錯簡之外。是否尙有錯簡。

四 若尙有錯簡。應如何更爲序次。

先生對於以上四問題。其意見如下。

舊本大學確有錯簡。既不分綱目經傳。而於宋儒所謂經之最後。忽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全經以知至作收。與上文意義不連。其下忽接所謂誠其意者一章。而誠意章之下。又忽接詩云瞻彼淇澳一段。似此參伍錯綜者。不一而足。幾令讀者莫明其妙。故宋儒斷爲錯簡。別爲序次。實較漢儒之墨守師說。不敢疑爲錯簡。更不敢輕言別爲序次者爲優。宋儒對於大學考訂之功。誠不可沒。而陽明先生。獨挾舊本大學以與朱子之大學章句爲難。殊可歎。

也。

二 程朱所序次之大學章句。以經統傳。以經文之序次爲傳文之序次。綱目秩然。一部大學。經程朱整理以後。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始有統紀。始成爲一部可讀之書。故其序次確實可信。千載以後。吾人尙不能不感謝程朱二夫子也。

三 程朱所疑爲錯簡之外。先生又發見前人未發見之錯簡。而因此錯簡更湏別爲序次之故。程朱之序次。亦不能不稍有動搖。

四 所謂先生新發見之錯簡。根於左列二點尙有疑義。第一點舊本大學。於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大學章句序次於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之後。

其第一句此謂知本。程子疑爲衍文。其第二句斷爲結語。句上應別有闕文。夫第二句斷爲結語是也。第一句疑爲衍文。則尙不敢苟同。先生以爲兩句皆是結語。兩句之上。當然應有他語。而此他語或非闕亡。或尙可於傳文中尋得。第二點依大學章句之序次。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六事皆有傳文。獨格物、致知、二事無傳文。朱子疑其已亡而爲之補傳。果係舊有傳文而今亡失耶。抑傳文尙在而未嘗發見耶。

先生對於以上兩點疑義。所取之態度有二。

一 吾人必須探討格物致知之真正解釋。而吾人不應預設成見。懸想傳文中已無釋格物致知之文。而必待吾人爲之補傳。但使

傳文中有一二語可以釋格物致知之義者。自應先用傳文以定格物致知之義。若舍大學傳文而向大學以外求解釋。無論漢宋均無此治學之法。

二 程朱斷定釋格物致知之文而今已亡。吾人且毋遽然附和此斷定。吾人何妨就傳文中再加探討。或者尚有釋格物致知之傳文。但此時不宜先有成見。或墨守一先生之言。推定或假設一格物致知之義以覓傳文。若有此推定或假設。是猶持張三之像片於稠人中覓李四。當然不能發見李四矣。

先生持此態度。在治國平天下章。發見傳文一段曰。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段序次在此處頗有可疑。

蓋此章爲治國平天下章。章內所述及所引經傳多爲上下關係。君民關係。治者與被治者之關係。本段前文爲上老老而民興孝云云。皆上與民對舉。本段後文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云云。又君民對舉。再後一段爲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云云。亦上下對舉。本章各段大都如是。獨本段言上下左右前後。乃爲一般世人處世說法。非專爲秉鈞在位者說法。故疑其不應序次在此。

本段不應序次在此。然則應序次在何處。曰。

本段卽是釋格物致知之傳文。而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卽是本段之結語。若依大學章句序次之法。應如左法序次之。

前略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

後略

或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一段。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一語作結。所惡於上一段。以此之謂絜矩之道。一語作結。兩結語正相呼應。豈能謂所惡於上一段。不應序次在此。

曰。正惟有此兩結語。所以證明其不應序次在此。何也。絜矩二字。義難驟曉。不爲之解釋則已。旣解釋矣。依行文或著書之慣例。必將解釋之文列於前。使人知此詞之定義。而後隨意用之。所惡於上一段。明明是解釋絜矩之內容。爲絜矩下一定義。故結語曰。此之謂絜矩。

之道。至上老老一段。其結語只是說絜矩之效用。故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卽不啻言所以君子要用前此所說過的絜矩之道。所惡於上一段在前。上老老一段在後。於條理爲順。反之。則絜矩一語。來得突兀。於條理爲逆。而所惡於上一段在前。本不必緊相接連。序次在數章之前。但使在大學一書之內。亦不失前後呼應之精神。細玩此之謂及。是以有二句口氣。可以恍然悟矣。

照此序次。是先生之解釋格物致知。與歷代大儒之解釋。絕對不同。試就此新解釋說明之如下。詳言之雖萬言。恐不能盡。茲僅述其大意。

歷代大儒之解釋格物致知與先生之批評。

一 扞禦外物說 司馬溫公 張橫渠主之。其意以爲格扞

也。禦也。如格鬪格殺能扞禦外物而後能至道也。又釋之曰。人生而靜。其性本善。而有不善者。外物誘之也。禦其外誘而本然之善明矣。先生不以此說爲然。蓋吾人爲人。萬不能不與外物爲緣。若必扞禦外物。則內之無眼、耳、鼻、舌、身、意。外之無色、聲、香、味、觸、法。欲得飲食之正。而閉口枵腹。因全夫婦之正。而絕滅種類。其流弊不至去飲食男女之欲。絕君臣父子之義不止。是佛學也。非聖學也。故此說不可從。

二 非格物說 王陽明主之。陽明以朱子大學章句之八條目歸重格致爲非。似以朱子之補釋格物致知爲多事。謂親民應依

舊本讀如字。謂格物致知本不重要。當然無須有傳文。卽將八條目減爲六條目。或將格物致知二條目存而不論。開首卽說誠意正心。先生亦不以此說爲然。陽明雖重致知。尤講知行合一。但良知之說。究嫌鄰於空虛。王船山痛詆陽明。雖嫌過當。而招人誤解。或亦心學確有缺點歟。

三 卽物窮理說 程朱主之。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也。先生雖不反對此說。而惜其意有未盡。蓋大學明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而后二字。縱不重讀。豈能拋荒。若以物爲萬物之物。則格物等於研究物理學。窮極物理。所致之知亦爲物理學之知。與誠意正心固無關係。若以物爲事務之

事。則格物等於練習事務。雖甚幹練。治事明敏。亦不能謂其爲誠意。正心之始基。若謂事卽指人已相接時而言。則何不指明人已。朱子之說意有未盡。誠可惜也。故格物之物不能解之爲物。亦不能釋之爲事。

四 以手治物說 顏習齋主之。習齋力矯明儒空疏及言而不行之弊。主張以實體之物爲對象。以手治物爲學問之始基。其言曰。離物無知。格猶格猛獸之格。必湏以手治物始能有知。格物者以身習物以手治物也。先生贊美其精神而不以其以此解釋格物爲然。習齋力矯空談。令人欽佩。但謂以手治物。身與物習。卽能誠意正心。如是則木工瓦工皆賢哲矣。有是理耶。

五 體察人情說 此則先生主之。以格物爲體察人情。先儒亦有此思想。但忽斷忽續。忽明忽暗。先儒窮思極慮。勢不能不觸及此點。惜皆輕掠過去。未敢堅決斷言。例如象山言。湏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陽明言。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陽明已悟及格物卽是體察人情。乃未能更進一步。堅決主張。殊爲可惜。朱子謂物猶事也。抑知治事以洞悉人情爲第一要件。則何不直云物猶人情也。直截了當邪。

先生既發見前人所未發見之錯簡。更以己意爲序次。信其位置確屬得宜。乃大聲急呼。以此點爲立說根源。以此點爲立教關鍵。於是王道之學。乃崛起雄立於我滿洲新國之中。

以下四段爲先生原著

一 格物說

大學一篇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國治而后天下平爲指示本末先後之要道及所惡於上至此之謂絜矩之道爲指示以身作則之精義其餘皆發揮推闡之文而已獨格物之說諸儒不同司馬溫公張橫渠解作去物欲朱子解作窮至事物之理此二說皆近於鑿空蓋所謂格物者卽指絜矩之道耳孔子謂恕字終身可行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絜矩之道在此格物之道亦在此矣中庸謂本諸身徵諸庶民子語顏淵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此卽致知格物之義儒者好言心學而昧於人情世故絜矩之學其能行者鮮矣近日雙流劉氏沅作大學恒解格物亦無確見而謂夫子之不踰矩卽是絜矩其說甚允余論王道爲人已之學因悟格物卽是絜矩之道世之賢哲當無異言

平天下至致知皆易解獨格物二字難解何也因絜矩二字旣以物爲喻遂設格物一義 格者猶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也絜者以此度彼也

二 知至意誠說 圈點依先生原稿

推己及人則可以洞悉人情必洞悉人情而後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不行之故所謂明則誠也不慮而知者爲良知由良知而

益。究。之。則。可。致。於。知。至。聖。人。之。學。以。致。知。爲。最。切。未。能。知。至。而。求。其。意。誠。此。不。知。所。先。後。者。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未。有。知。之。不。至。而。能。用。其。意。者。亦。未。有。知。之。既。至。而。猶。用。其。不。誠。之。意。者。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四。端。我。所。固。有。若。不。知。所。擴。充。則。由。於。其。知。之。不。至。而。已。

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之。意。最。誠。能。反。躬。則。好。惡。屬。於。天。理。不。能。反。躬。則。好。惡。屬。於。人。欲。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此。所。謂。絜。矩。之。學。好。惡。之。屬。於。天。理。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乃。好。惡。之。純。於。天。理。者。也。

三 一貫說

何謂一貫卽大學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國治而後天下平其本末終始皆有先後而不可紊亂故曰一貫也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治國平天下之本在於格物格物非他卽所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卽所謂忠恕而已曾子習聞格物絜矩之義故以爲忠恕以外更無他道由格致以至治平乃一貫之定理也後世儒者讀書不審於一貫之說如大學所指深切着明若此亦忽之而不悟則講學者之過也

四 王道書院說略

何謂王道 王道者乃道德與政治合一之學說自霸術盛行數千年來言政治者多悖於道德言道德者不通於政治故使列國競爭人民塗炭今據孔氏大學一書發明道德與政治一貫之原理學者深明此理可以感化世界之和平挽回霸術之流弊 用何方法可使道德政治合爲一貫據孔子所言修己安人一語下手故此學說名人之學書院大略之課程如何 書院之課程以大學爲本經以論語孟子春秋左傳禮記爲兼經第一年爲讀經之課以精熟經文透澈主義爲及格第二年爲論世之課以窮究得失判斷是非爲及格 書院之宗旨雖曰講學尤重實行竊望學者畢業以後抱定宗旨使言行相符則人格高尚必有風行一世之效力矣

熟讀以上四段訓言。可知先生學術之根據。可知王道精義之淵源矣。

先生之說與古先大儒賢哲之說。似乎所差甚微。其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以如此之大發見。引而伸之。絕非旦夕之業。恪不敏。謹述其差異之點如下。

太史公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微言絕。大義乖。故三千年來。儒者各以己意解孔氏之書。於是孔子時而有類和尚。宋儒之引儒入釋。時而有似禮生。漢儒之考訂制度。忽而爲國文教師。一般人之視孔子。忽而爲政客官僚。并研廖先生南海康氏之孔子。

改制說皆不知孔子。自太夷先生創絜矩之說。擴之爲王道。而後孔子之眞精神乃見。

第一 必依先生之說。而後能識孔門一貫之眞義。

論語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忠恕一貫。爲孔門之心傳。而得此心傳者曾子也。大學經文。爲孔子之言。而述之者曾子也。大學傳文。爲曾子以意釋經。而記之者曾子之門人也。曾子習聞忠恕一貫之說。親聆大學經文之訓。必以孔門

之心傳。治孔氏之遺書。故以論語之忠恕一章爲大學注脚。以忠恕一貫釋格物致知。絕無牽強附會之疑。

何謂一貫。一者中之謂也。卽執兩用中之中。允執厥中之中。發而皆中節之中。孔子時中之中。在己心爲中。施於人爲恕。忠恕二事。皆是以中貫之。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卽以一忠恕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依此解釋。

一 格物致知。爲治忠恕學之始基。爲體察人情洞悉人情之學科。而治此學科之方法。爲絜矩之道。

二 誠意 正心 修身 不外用一忠恕。齊家 治國 平天下亦不外一忠恕。明乎此而後道德政治國交三者可以一術

貫之。個人。國家。國際。三階級可以一理貫之。不明乎此。則個人間之道德。已能行於國民之間。甚至能行於人類之間。而獨不能行於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更不能行於國家與國家之間。此天下之所以不能平治。聖人之所以大懼。而吾儒之所以不敢不勉者也。

三 用忠恕於個人與個人之間。則爲王道社會。用忠恕於治者與被治者之間。則爲王道政治。用忠恕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則爲王道世界。

第二 必依先生之說。而後能知孔子之所以爲聖人。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孔子

之聖。異民族服之。如耶律楚材、廉希憲是外國服之。如日本、朝鮮、安南。而論語記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孔子主動不主靜。求樂不求苦。則非以其能爲苦行僧而聖之也。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耳。非以其爲淵博。教授或長於吏才之事務家而聖之也。至若顏習齋以身親治物爲孔學。漢儒以考訂禮樂制度爲孔學。則孔子不過善開禮單之相禮生而已。最近某大學學報。有文論孔子爲相禮生及教書匠中之出色人物。眞侮聖之言。但非作此文者之罪。乃尊孔者誤用其尊之罪也。不知禮有本有文。忠信禮。

之本也。義禮。禮之文也。有其本則文可因時變化。無其本則文雖絲毫不戾於古。而君子弗貴焉。僅知禮之文。不知禮之本者。相禮生也。掌禮官也。故知非以孔子明習禮文而聖之也。又若井研廖先生南海康氏以公羊家王魯改制之說爲孔學。則孔子不過一改革政治之理想家。甚至一挾策干時之政客說士而已。不知孔子論政之言。以見於論語者爲最可信。而論語所記多偏於抽象一面。不大涉及具體一面。知孔子言政。只握要以圖。一以貫之足矣。若夫制度典章。因時損益。田制固不必方里而井。賦法亦不必百畝而徹。井研廖先生以小戴禮中之王制一篇爲孔子會典。是以孔子爲政客策士而聖之。小之乎測聖人矣。

夫孔子聖人也。何以爲聖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能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若孔子無崇高之理想。無實行之方法。豈足以爲聖人。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必依太夷先生之說。乃能使吾人確信孔子爲聖人。

第三 必依先生之說。始能讀孔氏之遺書。

識忠恕一貫之誼。明絜矩格物之方。確知孔門之心傳在此。認定治平之大道在此。以此見解讀易。則知卦爻象象之文。皆輔世長民之訓。所謂陰陽變化。悔吝吉凶。不過自古相傳之方技家言。聖人假卜

筮之預言。作懇誠之訓戒而已。以此精神讀尚書。則知都愈吁咈之歎。典謨訓誥之文。皆君臣交警之良言。惟精惟一之傳。無黨無偏之誠。卽道德政治之權輿。推之讀詩。則知養欲給求。不外乎飲食男女。讀春秋。則知勝殘去殺。莫過乎玉帛鼓鐘。漢學家之訓詁考訂。未嘗無功。而聖學不以此爲止境。宋學家之存養省察。亦自可取。而聖學尙須從大處落墨。持先生之說。以讀四書五經。如六轡在手。如探驪得珠。左右逢源。頭頭是道矣。

第四 必依先生之說。始能使現代青年真心崇拜孔子。

現代青年學子。動襲共產黨之言曰。喫人的禮教。不知無禮無教。則人將相食。禮教修明。而后人類可相安於無事。爲此言者之狂悖。不

足責矣。然使青年盲從至此者。吾輩孔子教徒。未能發揮聖人真意。感格秀頑。寧能免於罪耶。漢學家泥於禮文。斤斤於籩豆之數。器用之微。迹存實亡。有文無質。非流於僞。卽失於固。僞則禮教流爲芻狗。固則聖道等於骨董。宋學家視道太高。繩人太過。動以不情之語責人。其弊也傲。其失也隘。傲則先失恕道。隘則引起反動。漢學宋學。皆使現代青年望而却步。故無緣與孔門接近。先生之說。於漢學宋學之外。別樹一幟。以忠恕言禮。則重精神不重形式。以忠恕論人。則主忠厚不尙刻覈。使青年確信名教中自有樂地。非欺人語。確信禮讓之國爲樂國。確信禮讓爲武器。以上之武器。確信王道世界必能實現。自能真心崇拜孔子。

要之。先生之學。以絜矩釋格物。乃本乎曾子忠恕一貫之大旨。以忠恕爲王道。乃基於大學之由格致可至於治平。析而言之。格致誠正。修五事。以忠爲根本。是爲內聖之學。齊治平三事。以恕爲根本。是爲外王之學。所謂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忠恕一貫。豈復有他道哉。

教忠精義

乙亥九月孝翁



精透異常乃起死回生
之神藥 孝脣拜讀

乙亥九月十七日

自序

康德二年四月。啓奉 命任大同學院囑託。主講精神講話。與院生
共治修己安人之學。自維淺陋。日夜兢兢。深以弗克勝任爲懼。惟念
束髮授書以來。所學何事。辛亥以降。隨波逐流。莫由自拔。歲月匆匆。
廿餘年矣。飽更世變。歷數興亡。益覺少年所聞父兄師長之訓。所習
先聖先賢之教。誠顛撲不破。家有敝帚。價等千金。本無待於外求。獨
惜學世滔滔。競尚奇衷。不容我輩披陳已見。良可傷矣。新國開基。以
講學讀書。革新仕途。吾人忝預教授之列。得傾其所信。何幸如之。用
是自忘庸愚。日與二三子研究郅治根源。以樹立大義名分爲國是。
以發揮忠孝廉節爲主旨。作講義數萬言。一本斯義。

太夷先生閱之。獨賞其忠孝一篇。批獎圈識。題曰教忠精義。令摘出付梓。因遵

命印刷成冊。敬呈

師長友好。賜以糾正。無任拜禱之至。會恪敬識 康德二年十月

圈點依 太夷先生墨蹟 恪附注

教忠精義

曾格述

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孔教使人隸於家。家隸於國。君主與父兄各分宰治之權。人人有所隸屬。如網在綱。有條不紊。故國家採用孔教。則不啻採用天然之保甲法。入則事親。出則事君。理無二致。故曰忠孝一本。忠孝者。合羣之上策。保種之大經。漢化民族之所以相生相養繁殖九州歷四千載。屢蹶屢興。而保有最長之壽命。保有最多之人口者。恃有

此耳。

忠孝一本。能孝親者必能忠君。能忠君者必能孝親。故古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善事其親則家治，善事其君則國治。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忠孝之義大矣哉。」

近年以來，邪說朋興，無父無君，謗及忠孝。孟子斥爲禽獸，或以爲過甚。不知人類生存，端資互助。忠孝者，互助之根原也。舍忠孝而談互助，猶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謂互助，盡屬空言。忠孝爲社會生命之源泉，爲民族自衛之武器。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篤信忠孝，非愚也。智

也。非苦也。樂也。非忠非孝。則無父兄。無長上。三綱淪。九法斃。人人自便。自私。無所顧忌。恥言服從。强者食弱者肉。非盡滅人類不止。守忠守孝。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養老尊賢。和親康樂。使天下勇怯秀頑。皆有家人團聚之樂。心有所繫。自不忍爲非。斯民養生送死而無所憾。由是觀之。創邪說者。愚耶。智耶。苦耶。樂耶。不待辯而明矣。孟子大聲疾呼。斥爲禽獸。蓋所以慎其防也。

忠君之義。經數十年邪說震盪。言僞而辯大義。不明久矣。是不可以不廓清之。根本救正之。原夫忠君之義。約有五說。

一、天命說。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後世帝王無不以奉天承運爲號召之資。則原於此。蓋厥初生民。迷信神權。因而敬畏祭司。古昔政出於教。教出於祭。一部落之祭司。卽一部落之酋長。有爵之諸侯。其先皆祭司也。爵爲酒器。獻酒於神。用之。惟祭司能飲爵酒。故諸侯有爵。一部落之祭司爲諸侯。全天下之祭司爲天子。天子爲天之子。代天宣化。人罔敢不敬天。畏天。故罔敢不敬天子。畏天子。逆天不祥。而逆天子等於逆天。推之諸侯亦間。接代天宣化。事諸侯者亦如事天。逆其所事。亦等於逆天。以此觀念。而臣道以立。主此說者。多爲宗教家。不然。亦近於宗教化。忠君之根。據此其一。

二、法、力說。韓非引慎子之言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

舜而龍蛇與螾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曰。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又曰。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持此說者。至謂君臣之間。無所謂愛。無所謂感情。甚至利君之死。見備內籙。而不敢不盡忠者。懷賞畏誅而已。又曰。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君以盜賊寇讎。視其臣。不容有所謂愛。一以法術制馭之。防範之。對臣下如此。對親族如此。對后妃如此。對子女亦如此。法家殘刻寡恩。至斯而極。忠君之

根據此其二。

三、倫理說。(一曰名分說) 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書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儒家以彝倫攸敍爲立教之根原。其視君臣與父子同，父子關係，君臣關係，均爲天所秩敍，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子必孝親，非要譽也，非畏罰也。人類之良知良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臣必忠君，非懷賞也，根於天理之自然。不如是不足以對自己之良心也。有此倫理觀念，故無待賞罰，無待驅策，不必有法律以繩其後。自能盡其所應盡之責。蓋倫理之教，亦曰名教。先立君臣

父子之名。繼制君臣父子之禮。使臣子習於升降拜跪之禮。懾乎天澤。上下之名。習慣成自然。雖甚獷悍。亦有所震懼而不敢逞。春秋穀梁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王室。則名分之說也。此儒家治平之精義。馭世之微權也。忠君之根據。此其三。

四、感情說。論語孔子曰。君使君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儒家既立倫理之說。以教臣。而儒家精義曰忠恕。曰中庸道。在人己兩方斷不容偏責一面。故又有感情之說。以教君。所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是也。儒家

責臣固嚴。而責君亦不稍假借。春秋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宣四年傳）正義曰：君無可弑之理，而云弑君，君無道者，弑君之人固爲大罪，欲見君之無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釋例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本無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高亢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惟責下亦兼責上，故能昭汝明，汝翼之庶，惟盡禮先於盡忠，故能收臣哉鄰哉之效。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儒家持論，必顧及人已兩面，最得其平。儒術之可貴者在此，孔子教義之所以令人心悅誠服者亦在此。忠君之根據，此其

四。

五、必要說。荀子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又曰：君者何也？曰：能羣也。又曰：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初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管子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

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由是觀之、人類欲求生存、其道在羣。而羣之術在立君。君立矣、民不知義、不知分、仍無濟於事。知分知義、則臣道立矣。忠君之義、顯之爲忠於君、其實係忠於國。忠於團體。究之仍忠於人民。忠於自己。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荀子曰、從道不從君。夫國有忠臣、尊主庇民、禦災捍患、興利除害、使匹夫匹婦莫不被澤、直接受大益者、人羣也。間接受小益者、君主也。直接領受吾忠者、君主也。間接受領受吾忠者、人羣也。己爲人之一、人人忠於君、人人忠於羣、實卽人人忠於己。究之人人交相忠交相利而已。忠則利己、忠則利人、忠則利羣、非獨利君也。而君獨享受忠之名、而忠須盡報忠之禮。宵旰吾君以衛吾羣、利

用君權以行民權。君尸其名。民享其實。君任其勞。民樂其逸。就人民言。有君利耶。無君利耶。教忠利耶。不教忠利耶。可一言決矣。忠君之根據此其五。

儒家教忠。儒家對於以上五說。取何態度。卽儒家所謂忠之根據何在。依余研究所得。約略如下。

一、天命說。因其有相當之力量。卽對於一般人教忠教孝。維持此說。未嘗非方便法門之一。故聖賢決不反對。而聖賢知專恃此說。根據較弱。以此說爲輔則可。以此說爲主則不可。聖賢亦言天命。但決不迷信神權。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問。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答。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泰

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聖賢以民心爲天心。民之所歸。卽天之所向。不與天命說爲敵。而亦不爲天命說張目。以民爲天。卽化虛爲實。有神無神。幽隱難知。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存而不論可也。

二、法力說。儒家初非極端反對。但儒家之所謂法與法家殊。法家以爲人羣社會。只能生活於法律之中。不能生活於法律之外。有政府。有威力。有刑賞。吾人始能生活。社會始能安寧。此法家之說也。無政府。無威力。無刑賞。吾人未始不能生活。社會未始不能安寧。則儒家之說也。法家以法律爲社會惟一之生命。但山有時而崩。川有時而竭。一旦天維絕。地柱折。大災大患顯於前。大盜敵國乘於後。法律失效。權勢崩潰。則君臣上下。相視如路人。如寇讎。商鞅。李斯。用其

術於秦。秦之亡也。曾無一人一士感其恩遇。憐其故主。法家之技如斯而已。儒家變法之名曰禮。臨以名分而不臨以威力。恃有褒貶而不恃有賞罰。立教以化其氣質。定分以養其習慣。束縛人類。使隸於羣。俾各遂其生。法與禮宗旨同。而法則使人類束縛人類。使少數人類束縛多數人類。束縛其身。不能束縛其心。束縛於一時。不能束縛於永久。禮則使各人自行束縛各人。使多數人類束縛少數人類。束縛其肉體。兼束縛其精神。束縛於一時。更束縛於萬世。故用法容有。一旦破裂。不能束縛之時。而用禮則縱令破裂。亦有束縛之效。漢化民族之所以歷百劫而能保其種族者。能於未破裂之先。已有破裂後如何束縛之準備也。則儒術之效也。

三、倫理說。卽名分說爲儒家教孝教忠惟一之根據。亦爲儒家惟一之特色。原夫倫理之說。在法自然。象天地。皇古之初。人類畏天敬天。聖人因其畏敬以立教。而所謂上帝。所謂神明者。終不可覩。乃卽天之迹象。昭著者以取法焉。孝經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倫理之說。因其自然。取法天地。故君處乎上。臣處乎下。君象乎冠。臣象乎履。君主乎健。臣主乎順。君爲其陽。臣爲其陰。人類不能反自然而生存。卽不能逆天道以行事。君父之義。臣子之分。根於自然。本乎天道。焉能反之。焉能逆之。倫理說與天命說似是而非。其推本乎天同也。而天命說以君爲神。以臣爲人神。

力無涯。必須從順。忠君者。事神以邀福。避禍也。倫理說則臣爲人。君亦爲人。位有高卑。原於自然。忠君者。順其自然。各遂其生也。

四、感情說。儒家主張最力。對於此說。苦心慘澹。貢獻極多。儒家以爲人非木石。尙有情感。故亦用法律。亦用威力。但須有悱惻纏綿之意。厲乎其中。周乎其外。故殺之而不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常則互盡其忠禮孝慈敬順友愛之道。變則各行其取義成仁竭力致身之誼。極之天荒地老。萬死投荒。而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大義名分。必不容絲毫紊亂。故法家能處常而不能處變。儒家縱處變而不失其常。法家安於治而不安於亂。儒家則安於亂。猶之安於治。儒家何以有此魔力。感情之用也。感情何以有此魔力。文學之功也。微言

大義之效也。

孔門有所謂微言大義也者。略如佛家之有密宗。非得其人弗傳。或以爲近於神祕。於是在漢則有天人之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是也。有讖緯之學。孔子閉房記是也。在宋則有性命之學。宋儒所傳者是也。余以爲孔氏之學。毫無神祕。而所謂微言大義也者。乃在春秋一經。孔子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君言暴。君可弑。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爲人君者。與臣言天王明聖。臣罪當誅。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反之若與君言天王明聖。臣罪當誅。是教暴也。與臣言暴君當誅。是教篡也。聖人警戒君父之意。有時不令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知之。督責臣子之言。有時不能令天下後世爲人君者知之。以一語一字。

示意而已。故曰春秋之意微而顯。此之謂微言大義。此其旨惟春秋有之。惟春秋公羊傳能知之。能言之。

孔門重情感。故尚文學。文學者。撥動情感。啓發良心。使。人。血。沸。淚。落。之。惟。一。利。器。也。夫近世武力之最可畏者。豈不曰飛機船炮。但此尤不可畏。世界最可畏之。武。力。人。類。之。良。心。耳。人。類。之。淚。與。血。耳。文學家以。最。美。麗。之。詞。華。最。感。人。之。情。緒。撥。動。人。類。之。情。感。啓。發。人。類。之。良。心。能。令。人。哀。哀。則。淚。落。能。令。人。怒。怒。則。血。沸。良。心。發。現。淚。落。血。沸。然後不待驅策。然後勿須獎勸。然後有大無畏之精神。然後有不可奪之志氣。儒家循斯民之直道。立忠孝之大防。經之以經史。緯之以文學。使君臣父子以精誠相感召。以血淚相團結。相親相愛。鼓舞奮

發。不能自己。顏直卿、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諸賢。皆受此感情所衝動。而立千古之奇節。皆爲儒教所感化者也。

五、必要說。亦爲儒家所採用。論語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君臣之義。何以不可廢。以人羣生活。不可廢也。人羣生活。爲人類所必需。則君臣之義。亦爲人類所必需。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此語。非輕君也。證明人羣生活之實況。證明君民相互之關係。使爲人臣者。知吾之盡忠。非獨爲君也。所以爲社稷爲人民。使爲人君者。知臣之臣君。非僅臣於君也。直接臣於君。間接臣於社稷。臣於人民。臣知此義。則知期望責備者衆。忠之義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知此義。則知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有安社稷臣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此民貴君輕說之微義也。

原夫人羣之所由起。在禦大災。捍大患。以保其羣。以遂其生。而禦災捍患。其道至危。舍一己之性命。謀衆庶之安康。人人皆不願自爲。而願人爲。若強人以爭爲。則必有勸死之術。則必有購忠之道。人羣矣而立君。勸死之術。購忠之道也。勸死購忠。舍立君外容。有他術。但究以立君尊君。其效至捷。其力至鉅。語曰。尊主庇民。民生而有欲。有欲則爭。爭則亂。亂則各逞其私力。私力非公力。無以憚之。惟尊主始有公力。大力故。非尊主無以庇民。民之載君。由水之載舟。舟能載舟。水亦能覆舟。書曰。后非民罔與守邦。故惟庇民始能尊主。質言之。謂庇

民爲目的。尊主爲手段也。可謂尊主爲目的。庇民爲手段。亦無不可。儒家教人忠於君。非教人奴於君。論語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忠焉能勿誨乎。孟子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又曰。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諫爭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儒家以犯爲忠。誨爲忠。畜爲忠。甚至以逆爲忠。抗爲忠。而不以奴爲忠。奴忠者。賊其君者也。小忠者。大忠之敵也。此儒家之所謂忠也。近百餘年。世界各國所謂君主立憲。卽是此意。故君臣上下相安無事。然則儒術之效。不大可見耶。要之。儒家始感於立君教忠。爲人羣所必要。乃立倫理說。以定名分。

以致太平而猶恐其力不厚也。則又經緯之以人己之道。綢繆之以愛敬之誼。至嚴而至寬。至剛而至柔。則感情之說也。若夫法力說。則對於頑梗害羣者。偶一用之。萬不得已而用之。垂涕泣而用之。不以有威力爲己足也。天命之說。則付諸未知之數。信者聽之。聖人不以此立教也。不信者聽之。聖人別有如神之化。足以折服其心也。儒家不使人愚而忠。畏而忠。疑而忠。而使人智而忠。愛而忠。信而忠。儒家爲人羣生存計。爲萬世和平計。苦心慘澹。至矣盡矣。而猶有議其後者。則不讀書之過也。昔人云。半部論語。可致太平。有疑吾言者乎。盍姑取四書五經而閱之。

恪士前輩教忠精義跋

恪士先生以所著教忠精義手稿見示。予受而卒讀。喟然歎曰。此豈爲一時立言哉。戒天下後世爲人君爲人臣者之書也。先生之用意深而致慮遠矣。先生幼受家學。深明大義。後負笈海東。專講經世之術。飽更世變。操持不渝。以故雖議論博辯。毫無拘攣。而未嘗不纏綿於人已忠恕之道。由此書可知先生平生之志也。予自辱知以來。屢聞其說。深服學有根抵。貫穿百家。仰以爲先覺之師。但以默譏好靜。不求自沽。世知先生者不甚多。此則引爲深憾者也。方今世難未艾。諸待規畫。如未能使先生之才之學施諸事業。蓋爲先生悲。抑又爲邦家悲焉。乙亥十月辱知松浦嘉敬跋

春秋思想與漢民族之關係

曾 恪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竊維孔門一切教義。皆發源於春秋。春秋爲孔子之創作。亦爲儒教之專有物。無春秋。則孔門所最重之孝也、禮也、仁也、信也、皆無立足之點矣。自孔子發明春秋以後。太史公祖之而作史記。繼之者則有前後漢書以及十餘朝歷史。擴而充之。則有碑文、論辯、詩詞、小說、劇本。如賈生過秦論。杜工部、元遺山、吳梅村之詩。施耐庵之水滸傳。明末孔尚仁之桃花扇等。皆應入史類。皆略得春秋之微意。東洋之漢民族。讀孔氏書。行孔子教。爲春秋思想所支配。乃崇拜歷

史。乃尊重詞章。乃神祕文字。乃服膺儒術。常則樹治平之偉績。變則留天地之正氣。文化幾絕。而能復續。民族瀕死。而能更生。漢民族惟一對外自保之武器。惟一起死回生之靈藥。厥惟文學。厥惟歷史。厥惟春秋。

東洋之大和民族。恢恢有度。崇拜孔子。不以爲異國聖人而外之。誦其詩。讀其書。故有楠正成之勤王。有賴山陽之修史。萬世一系之大義。得春秋思想而益放光明。明治維新之大業。得春秋思想而益臻鞏固。漢民族之屢蹶屢興。文學之力。歷史之力。春秋之力也。遠且勿論。請言其近者。辛亥變亂。叛黨起事。不及百日。三百年之天子。不得已而遜位。固由孫文、黃興鼓動煽惑。而其所以能鼓動煽惑者。明末

遺民之著述。如揚州十日記。如桃花扇。等小說劇本。作吠堯之聲。述亡國之痛。階之厲也。我。

皇龍潛津邸。扈從者半係儒生。滿洲三千萬民衆恭迎乘輿。再登大寶。遂建新國。固由友邦之義舉。而所以能使多士景從。衆庶響應者。東華錄之記載。聖武記之頌揚。國朝先正事略之著述。皇朝經世文編之纂輯。

聖德

神功。丹青燦爛。確能使漢族讀書人。追懷遺愛。蹈厲發揚。雖有排滿之邪說。而公道自在人心也。漢族之一切文學。多係歷史。多厲春秋之筆。善者表彰之。芬芳千古。不善者譏貶之。諡曰幽厲。百世不改。漢

民族具此春秋思想。故崇拜歷史。尊若神聖。崇拜文學。視若國寶。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宰。太宗。太祝。太史。太筮。太卜。宗。祝。筮。卜。至高事神之官也。太宰。至高治官之官也。而太史一職。可與並列。崇拜歷史之精神。概可見也。自唐以迄清末。翰林一職。最爲華貴。內則各部大臣。外則各省督撫。罔不取材於此。翰林者。文學修史之官也。而國家社會。尊寵若是。則亦崇拜歷史崇拜春秋之故也。又每值改朝易代。恒以修前代史爲新朝最大事業之一。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儒者美之。至謂爲百年太平之基礎。他若立佳傳。作墓誌。予美諡。蔭子孫。配享太廟。入祀聖廟。立昭忠祠。立賢良祠。一切制度習慣。皆由尊崇歷史之意而來。此其意非吾儒不能知之。非東洋人不能知之。西

方學者。鮮可以語此也。

蓋有春秋之褒貶進退。而後有歷史之彰善癉惡。而後有小說戲劇之嬉笑怒罵。而後有詩詞歌賦之風刺贊歎。報紙之宣傳在一時。春秋之宣傳在百世。報館之主筆爲政客爲說士。春秋之秉筆爲聖人爲君子。其言簡而又簡。書纂書弒。以一字定罪案。則近日 *Slogan* (標語) 之方法也。其旨微而又微。或隱或晦。以一語厲奧旨。不欲觸當局之忌。以便流傳也。

漢民族具此思想。有此武器。故決不與他民族爭一日之勝負。而惟留簡冊以遺子孫。決不與暴虐者同歸於灰燼。而惟待時機以圖恢復。愈受虐待。愈表順從。但心不甘服。則午夜秉燭。伸紙執筆。以最美

麗之詞華。最感人之情緒。記入野史。託諸詠歌。忍淚吞聲。舒其積憤。如放憤然。一一記入帳簿。由子而孫。由孫而子。抱殘守闕。罔敢失墜。數百年後。讀其文者。血涕淚落。一遇機會。揭竿而起。援春秋九世復仇之義。作民族一旅復興之謀。如索憤然。最後清算。而他民族遂敗北矣。反之如受優待。亦能歌詠贊歎。稱頌功德。垂之永久。平日雖碌碌無所表見。而眞遇患難。亦能同甘共苦。殉節殉義。以報恩遇。此漢民族之特色也。是故漢民族自身不可不知春秋。道德之本。文化之原。不應數典而忘祖也。統治漢民族者。不可不知春秋。多種善因。勿貽污點。料其報怨報德。必在異日也。東洋漢民族以外各民族。不可不知春秋。常則玉帛冠裳。變則文王之戰。公羊家說。卽令有民族觀念。仍

以禮讓爲主也。大和民族之中心點在皇室。蒙古民族之中心點在黃教。突厥民族之中心點。在可蘭經。漢民族之中心點則在文學。在歷史。在春秋一經。

則試言春秋之大義如下

(一) 孔教確含有宗教性。而春秋實孔教各種經典中最高最上之經典也。

一切宗教。一切法律。皆懸一善惡標準。所謂善者。勸人爲之。所謂惡者。勸人勿爲。若不爲善而爲惡。則名之曰罪人。法律罰其身體。若犯罪於隱微。或罪人死亡。則法律之用窮。宗教家乃更進一步。對於隱微之犯罪及死亡之罪人。仍須實行其賞罰。於佛教則有

天堂地獄之語。於回教及基督教則有末日審判之訓。於道教則有短折延齡之說。幽獨之監察者爲神。賞罰之執行者亦爲神。孔教則以俎豆馨香爲身後之賞。鬼不血食爲身後之罰。而血食與不血食之判。則在於子孫賢盛與否。人而爲善。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非空榮也。本有功德則祀之義。祀於國。祀於鄉。祀於社。甚且千百年後。追懷舊德。錄其子孫。則榮且及於千百年後。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亦非空言也。判定其爲惡人。合天下萬世而詛之。遂成輿論。遂成定論。不使入宗廟。不使入鄉社。殘魂餒鬼。無所憑依。甚至國家社會。賤視其子孫。則貶且及於百代。幽獨之監察者爲人。爲社會。賞罰之執行者亦爲人。爲社會。故其他宗教之監察賞

罰虛。而孔教之監察賞罰實。其他宗教之監察賞罰令人疑。而孔教之監察賞罰令人信。夫一切宗教。以有靈魂。有報應爲前提。而國家社會亦以有靈魂有報應之說爲易治。若謂孔子之春秋褒貶不過虛名。賞罰不及肉體。孔子決不若是之迂。則當然亦以有靈魂有報應爲前提矣。如此則不謂之爲宗教。安可得耶。近數十年來。泰西學者。不識孔教之奧旨。不明春秋之大義。遽謂孔子爲教育家政治家而非宗教家。東洋人士。附和其說。吾儒亦有以爲然者。斯眞耳食盲從之流也。

孔教之具有宗教性。非孔子所創。而春秋之賞罰幽獨。賞罰死後。以此輔助宗教。則實爲孔子所特創。蓋敬宗尊祖。宗廟享祀。爲漢

民族最古之宗教。近年發見之殷虛甲骨。其卜辭言祭祖之事。約居十之七八。祭祖用牲有一祭用牛至數百頭者。詩曰。取其血膋。又曰神嗜飲食。知最古宗教以鬼需血食爲惟一之信條也。蓋吾輩祖先。本爲昆侖山中獵戶。以獵爲生。以血肉爲常食。故血食二字。印入腦筋。以人例鬼。亦以血食爲鬼所必需。漢民族至今猶尙赤色。謂之喜色。嫁娶壽慶。屋內外一切裝飾物品。非赤色不用。見赤色而喜。見血色而喜。則亦重血食之遺意耳。舊教重血食。所最畏者。鬼而餒也。春秋傳載叔牙之事。曰。飲此。必有後乎魯國。不飲此。必無後乎魯國。審從其言而飲。不畏死亡而畏無後。不懼鳩毒而懼鬼餒。知鬼餒及不血食爲先民所畏懼。孔子乃因而利用之。

以褒貶予奪。訴諸社會。使社會公定賢否。公定應否。予以血食。因民所喜。而立身後之賞。因民所畏。而樹死後之威。於是漢族古教。遂演爲孔教。猶之釋迦潤色婆羅門教。以成佛教。耶蘇改正猶太教。以成基督教。路德改正天主教。以成耶蘇教。吾故曰。孔教者。春秋時代之新教也。孔子者新教之教祖也。

或謂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末之或有。子推爲教祖。儕聖於釋迦。耶蘇。穆罕麥德。之列。名爲尊聖。母乃蔑聖。是不然。學問者。公器也。就一事物。確定其性質。爲學問應有之事。孔教爲宗教。抑非宗教。此不能禁人研究者也。孔子之道。不因名爲宗教而益尊。亦不因不名宗教而稍損。吾輩爲孔子之徒。不因孔子爲教祖而益堅信仰。

亦不因孔子不爲教祖而遂懷疑貳。若謂孔子第爲政治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則孔子春秋之褒。等於虛諛。春秋之貶。等於村斥。有何意義。無怪小人儒之王荊公。譏春秋爲斷爛朝報也。春秋以神明賞善罰惡之權。付諸社會。付諸將來。使爲善者千百年後猶獲善報。爲惡者千百年後猶獲惡報。降祥降殃。共見共聞。斥楊朱「堯舜桀紂同一枯骨」之語。而亦不爲墨翟宣王杜伯白晝見鬼之談。以神道輔人道。化鬼事爲人事。孔教之所以高於其他宗教者。在此孔教之所以鄰於非宗教者亦在此。明乎此而後孔子所謂「郊祀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所謂必也正名乎。一切微言大義。迎刃而解矣。明乎此而後崇祀之議。配享之文。予諡之

榮。追贈之典、以及佳傳墓碑、立廟蔭子、諸制度習慣。知其用意深矣。

(一) 孔教之一切信條。如忠孝禮義。其實行皆賴於春秋也。

春秋爲孔子之刑書。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自漢以來。經師相沿。卽有此說。故孝經、論語、詩、書、易、禮者。孔教之法典也。春秋者。孔教根據各種法典之判決書也。俎豆馨香。篡殺賊盜。則判決之執行也。有法典而無判決。則法典等於空文。有判決而不執行。則判決亦無威力。爲臣殉忠。爲子殉孝。爲婦殉節。爲友殉義。則史家贊之。詩人美之。毀信廢忠。醜類惡物。掩義隱賊。侵欲崇侈。則史筆伐之。衆口誅之。贊也美也。伐也誅也。皆春秋之義也。有春秋

則六經皆生。無春秋則六經皆死。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既爲一種刑事判決書。則執筆者爲法官。而此法官非執掌大權之諸侯也。非提兵十萬之將帥也。布衣之士。陋巷之儒而已。士儒提筆判決諸侯公卿之罪狀。無權無勇。所恃者正義耳。氣節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此其人是何等人物。此其時是何等氣。

象數千年後讀之猶勃勃有生氣。故顏真卿、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諸賢皆史官之弟子也。日本之武士道亦史官之弟子也。吾故曰孔教之精義在歷史，在春秋。漢民族之生命在歷史，在春秋。

春秋之賞罰及於隱微。及於身後。秉筆之史官不僅操帝王之大權。且操神明之大權。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爲素王。非因其刪詩書訂禮樂而博得素王之稱也。因其作春秋也。王魯新周。故宋黜杞。非僭也。素王應有之業也。孔子曰。我欲記之空文。不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乃作春秋。故曰六經者。素王之會典律例也。春秋者。素王之判決書也。史家者。素王之審判官也。素王者。總攬司法大權之首長也。

(一) 春秋思想未嘗不適於近代也。

春秋思想並無不適於近代之處。試證明之如下

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似近於偏狹之國家主義。排

外思想。其實不然。春秋之所謂諸夏夷狄。就文化而言。非指民族

而言。杞、夏後也。當然為諸夏。因用夷禮而春秋夷之。吳、敗頓、胡、沈、

蔡、陳之師於雞父。昭二十三年莊王曰。虘、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人

還師而佚晉寇。則春秋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泓之役。僖二十二年宋

襄以不鼓不成列。不厄人於險。則春秋正之。以為雖文王之戰亦

不過此。此點公羊氏與左氏迥異。然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

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是公羊氏確有所本。他若咸丘之焚。隱六年則疾其用火攻。圍緡。僖二十六年

之役。則刺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何劭公
羊解詁凡作戰及無益之殺傷

亦爲春秋所不取。柯之盟。莊十三
年要盟可犯。而莊公不欺。曹子可讎。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則春秋之尊重國

際信義爲何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

之城。於是墮后墮費。定十二
年
公羊傳鹽鐵論曰。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

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境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

之難。鄰境之患。則春秋之主張和平政策爲何如。春秋書災異。或

以爲近於迷信。不容於科學時代。其實春秋書災異。記事實而已。

並無神祕之意。惟公羊氏知之。故經書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異

也。大雨震雷大雨雪。則或以倣甚而異。隱九年三
月庚辰或以不時而異。大

水螟。則記災也。有星孛于北斗于東方于大辰。則記其變象而已。自左氏故神其說。董生之繁露繼之。漢初之方士繼之。於是春秋災異之文。遂成爲一種讖緯之書。子不語怪力亂神。寧有此耶。以此誣春秋。罪等於非聖無法。至若堂室豆邊之制。朝聘會盟之儀。封建井田之規。玉帛鐘鼓之度。不度於禮。不如其制。春秋譏之。或以此爲孔教不適於近代之明證。但聖王之道。法其神而不必法其迹。衣服器械。可與民變革者也。尊親孝慈。不可與民變革者也。民有編制。上下相維。保甲亦封建也。整理耕地。溝洫有制。原野皆井田也。校舍整潔。師生翕然。學堂卽辟雍也。以雅以南。盡美盡善。Piano 亦韶舞也。孰謂孔教不適於近代。春秋思想不適於近代。

耶。

春秋之義。在興滅國。繼絕世。褒賢良。嘉死位。崇禮讓。勵忠節。日本德川氏知其然也。故崇儒重道。明知儒家尊王之義。於已有損無益而不顧也。明治維新。奉還大政。恪守臣節。今則東照之宮。饗祀不替。爾公爾侯。一門鼎盛。則日本儒生之所以報德川氏也。

大清帝國

列祖

列宗知其然也。故尊崇孔子。崇尚儒術。獎勵文學。重用儒生。自開國以迄遜位三百年間。憂勤惕厲。殆如一日。明知儒家攘夷之義。於已不無窒礙。而不顧也。粵捻鴟張。中原鼎沸。反我半壁江山者。厥

惟會胡彭左諸賢。皆儒生也。辛亥之變。依依戀主。百折不回。則有海藏、閩縣、蓮花諸老。亦儒生也。我大清再遘陽九。而旋乾轉坤。一心報主者。皆爲孔氏之徒。此事似奇而實不奇。蓋春秋之義。深入人心。莫知其然而然也。觀於髮捻之役。軍權盡委儒臣。用以集事。辛亥之歲。兵權付諸乳臭。遂釀大變。其故可深長思矣。

要之。春秋思想。印入漢人腦筋。近三千年。公卿士庶。重墓志銘。廁養走卒。讀三國志。兒童婦女。敬關壯繆。綠林赤眉。談水滸傳。或多或寡。或正或奇。要之。皆略受春秋影響。知此者。操其本以出治。則順而易舉。不知此者。迷其性以施令。則鑿柄不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徒知籠絡官僚。操縱亂黨。驅役苦力。而不知推心置腹以待。

儒生。實未見其可也。

夜起庵弟子記

日文

日 文 目 録

夜起庵弟子記……………曾 恪…………一

附 録

教 忠 精 義……………曾 恪…………三

春秋思想と漢民族との關係……………曾 恪…………五

文人としての鄭先生……………松浦嘉三郎…………七

夜起庵弟子記

曾 恪

梁木其れ壞る、哲人其れ萎ゆ。我國國老鄭太夷先生、康德五年三月二十八日を以て、新京柳條路の府第に於て薨ぜらる。

皇帝震悼し給ひ、士庶哀傷す。節終之典、隆するに國葬を以てす。先生の功社稷に在りて、史乘に光耀し、人盡く之を知る、縷述を待つ無し。茲に記さんと欲する所のものは、先生の學説たり、即ち先生の政治思想、哲學思想なり。

先生の學説は舊日漢學宋學の外に超出し、直ちに先聖の薪傳に接し、獨立して一代の儒宗を爲し、三千年來各大儒の未だ及ぶを見ざる所たるものあり。此れ則ち一般衆庶、甚だしきは先生の知交友好に至るも、或ひは盡く知らず。格言を函丈に請くること、僅かに最近二三年間に在るも、先生格を以て不肖と爲さず、晤する時、必ず與に學を言ひ、備さに緒論を聞く。我をして讀書すること數十年の懐く所の疑義を、一旦にして豁然たらしむ。自

ら信ず、先生普通講演の外に確かに異聞あり。謹んで拉雜之れを私記して、以て遺忘に備ふ。既に録音を速記するにあらず、自ら記者引伸の語多し、或ひは先生の原意に符せざるやも知るべからず。而して片鱗殘甲以て先生學術の一斑を窺見すべし。整理發揮に至りては諸賢哲に期す。格の淺學寡聞の如きは敢て不敏を謝す。

太夷先生の學説は、格謹んで一名稱を僭擬して曰く、「絜矩學説」と。先生學術の全體決して此の二字の以て賅括すべきにあらず。但だ治學行文に便せんが爲めに計りて絜矩の名を假定す、庶くは綱領の尋ぬべきあり。先生の學説を理會せんが爲めに起見し、先づ先生の言論を記するは、其淺近曉り易きを以てなり。最後に先生の絜矩の學説を述ぶべし。

先生曰く、主道なる者は人己之學なり。人己之學とは、其易き者、簡なる者に就きて之を言はんに、人人知り易く、從ひ易し。例へば禮につきて言はんに、「凡そ客と入る者は門毎に客に讓る」と、又言ふ「竝座して肱を横へず」客に讓るや、肱を横へざるや、知り易く從ひ易き者なり。此れ即ち人己の學即ち王道なり、何となれば人を損し己を利す、只此の一念、天下をして大亂せしむべし、肱を横へざるは、人を損し己を利するを欲せざる

り。客に譲るは、人を損し以て己を利せんことを恐るるなり。聖人此を以て禮を爲し、人をして讓を習ひ争を去らしめ、久道化成し、自然に人類相親しみ、相愛して、王道行はれて天下平なり矣と。

先生曰く禮教是れ樂境なり、絶へて苦境に非らず。宋儒の論を立つるや、偏激に流れ人を責むること太だ過ぐ。世人遂に禮教を以て桎梏と爲し、禮教を視て畏途と爲す。例へば「餓死するは事小なり、節を失するは事大なり」と。此語本と士大夫の爲めに法を説くなり。士大夫、此を以て己を律するは可なり、此を以て士大夫を責む、亦た宜むく寛に従ふて立論すべし。所謂、君子は其過を哀れむなり。宋より以後、此語を習用し、人を責む、甚しきに至りては、此を以て困苦青年の孀婦を責む、不情の甚しきものと謂ふべくに、殘酷已に極まると謂ふべし。宜なるかな、世人禮教を以て苦境と爲す。聖人能くし難き貴ぶ可き行に對して、固より其善を褒旌して、以て世法となすを惜まず。但だ絶へて天下の人を強ひて、必ず此の能くし難き貴ぶ可き行を爲さしめず。宋儒此の酷論あり、禮の精意失はる矣と。

先生曰く、天理人欲、兩ら相對待す。天理有れば必ず人欲あり、人欲無ければ亦た天理無し。所謂、克己復禮なる者は人欲を克制して敢へて欲を縦にせざるのみ。盡く人欲を去るに非らざる也。苟くも盡く人欲を去れば、則ち絶へて生機無く、亦た天理の言ふべきもの無し。人欲を克制して敢て欲を縦にせず、何を以て準的と爲す。則ち人と己とのみ。己、欲あれば人亦た欲あり、己欲せざる所有れば、人も亦欲せざる所あり。己の欲せざる所を以て諸を人に施さず、一己の欲する所を縦にして、人の欲を妨げざるは即ち克己なり。若し克己を以て欲を去ると爲さば、木石に非らざるよりは、孰れか能く去ることを得んや。宋儒盡く人欲を去らんと欲するは、聖人の意を去ること遠し矣と。

先生曰く、一切の事理、均しく兩面有り。若し僅かに一面に就いて言はば、必ず事理の平を得ること能はず。平ならざれば則ち傾覆立ちどころに至る。人己の學は、即ち處處兩面を顧及するなり。禮に曰く「君は明、臣は忠、父は慈、子は孝、兄は良、弟は悌、夫は義、婦は聽、長は惠、幼は順」と。孟子曰く「君と爲りては君道を盡さんを欲し、臣と爲りては臣道を盡くさんを欲す」と。大學に曰く「人君と爲りては仁に止まり、人臣と爲

りては敬に止まり、人子と爲りては孝に止まり、人父と爲りては慈に止まる」と。聖人の教を立つるや皆両面もて對擧す。故に君臣父子の間、人己の學有り、夫婦兄弟主僕之間も、亦た人己の學有り、君父たるもの、其君父が諸を己に加ふるを欲せざる所の者、亦た諸を子臣に加ふること勿くんば、則ち君道父道立つ矣。夫の婦に於ける、兄の弟に於ける、主の僕に於ける亦た復た是の如し。聖人父には慈を言ひ、子には孝を言ふ、何ぞ嘗て絲毫の片面を袒護するの意あらんや。何ぞ嘗て絲毫の專制壓迫の心有らんや。此れ聖教の聖教たる所以なり。若し夫れ片面を袒護するは、乃ち後儒の誤解にして。務めて專制を爲すは、乃ち法家の流毒のみ。聖人の教には非らざる也と。

先生曰く、人己の學、國內に行はるれば則ち人人讓を習ひ争を去り、武力を解除して人と己と皆其所を得、此れ諸を世界人類進化の歴史に證して、確鑿憑るべく人人の己に知る所の者なり。國際に行はるれば、則ち各國軍備を或ひは縮減し或ひは廢除し、文を修め武を偃めて、天下皆な其所を得ん、然れども此は則ち世人尙ほ懷疑に在る者なり。須らく知るべし、初民時代は弱肉強食し、個人之れ競ふて武裝を尙ぶ、亦た猶ほ近代の各國の軍備

を擴充する如く、今の苗人番人の身旁寸刻も兵刃を離さざる如きは是の其例なり。聖人出づる有り、武裝を競ひ尙ぶの不利なるを知る、則ち、禮を教へ讓を教へ、而して衆庶亦た姑く之を試む。之を試みて成效大著なり、是に於て人人甘じて武力を解除せんことを願ひ、其隨身の兵刃を去り、仁に興り讓に興り、和平文化乃ち立つ。個人此の如し、國家何ぞ獨り然らざらんや。人を積んで國を成す。個人には血氣有り、情感有り。國家も亦血氣有り、情感有り。若し能く個人間に行ひ得るも、國家間に行ふこと能はずと謂はば、恐らくは此理なからん。千百年前、聖人既に大聲急呼して禮教を以て、個人の武裝を解除することを能くしたり。千百年後、吾人豈に大聲急呼して王道を以て各國の軍備を廢除し能はざらんや。軍備擴張極點に達するの今日は、即ち軍備廢除開始の日なり。故に王道なる者は治國之術にして、亦た平天下之術也。易に曰く「首庶物より出て萬物咸な寧し」と。聖人一たび出でて萬國寧し。豈に武力を假らんや。仁を教へ讓を教へんのみ。近日軍備を擴張するの聲洋洋として耳に盈つ。必ず日暮れて途窮まるの時あり。剝極れば必ず復す。請ふ吾説を懸けて左券となせと。

先生曰く、王道は水火菽粟の如し、須臾らくも離るべからず。王道は極めて淺近、豈に止だに神祕なきのみならず、且つ亦た高深にあらず。吾人の王道を研究する、亦必ずしも高深の處に向ふて探討するを要せず、要するに篤く行ふに在るのみ。要するに之を推廣して、個人道徳をして能く君民の間、及び國と國との間に行はしむるに在るのみ。今や我國王道を高倡す。窮郷僻壤の輿夫走卒、王道の眞象に明らかならずと雖も、亦た能く王道の大義を領略す。弱者強暴に遇へば、則ち王道を以て盾と爲す。強暴此一字を聞けば立ちどころに面に慚色あり。王道は人心の同然たる所なるを知るべし。但だ我が三千萬民衆をして時々齊しく王道を呼ばしめば、縦ひ必ずしも其内容を詳知せずとも、亦た播して風尙を爲すべく、個人と個人との間には、強を以て弱を凌ぎ、衆を以て寡を暴するの習なし。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間には、武健嚴酷上を犯し亂を作すの弊無し、國家との國家の間には猜疑、詐僞、怒目、仇視の患無し、則ち王道の效也。故に王道なる者は、之を小用すれば則ち民族協和之具なり、之を大用すれば、治國平天下之神物たりと。

先生曰く、宋儒之學、何方面より看るを論ずることなく、確實に禪學を雜有す。決して聖

教の眞象に非らず。例へば明心見性等の語の如き、均しく實を去り虚を踏むの流弊甚だ大なり。吾人日日人と相接す、人己より下手せずして、何處に更らに學問あらんや。若し門を閉ぢ靜坐し、養心を修言すれば、則ち必ず人倫を去り、社會を離れ、釋氏の出家に效ふて而る後ち可なり。聖人豈に是の如くならんや。聖人は實事是を求む。一切の道德、人己に外ならず。徳なる者は得なり。内、己に得るなり。外、人に得るなり。此れ許祭酒の説なり。仁は相人の偶なり、義は己の威儀なり。此れ漢の大儒の説なり。聖人の志を言ふや、老者は之を安んじ、朋友は之を信じ、少者は之を懷しむ、堯舜それ猶ほ之を病む、己を修めて以て百姓を安んずと爲すに過ぎず。聖門には人己を離去するの學問なし、即ち閉門靜坐の學問なし。故に明心見性等の語は實に禪學に近し。聖教には非らざるなりと。

先生曰く、王道は人情に順ひ人性に因る。人類の性情は變化を喜み單純を厭ふ。平坦を惡み升降を好む。甘有り、苦有り、先に貧にして後に富むは、人類唯一の興趣なり。機會均等にして、出發點平らかに、升降揖讓の中に於て等威等數の辨有り。此れ人類の共同に希望する所の者なり。孔子曰く「君子争ふ所無し。必ずや射か」と。若し智慧を分たず、賢

愚を別たす、一律平等即ち階級を設けず、貧富尊卑之分あるを許さずんば、決して人類の希望する所にあらず。所謂其政を平にすと云ふ者は各其の欲を養ひ各々其求を給せられ、鰥寡孤獨皆養有り、豪強兼併必ず禁あり、人をして皆な水平線の生活を保持せしめ、而して富める者、貴き者に對しては又之れを範するに禮を以てし、其の欲を縱にして以て遅くせしめず。此れ實に人類共同の希望なり。若し強ひて智者を愚と平にし、賢者を抑へて不肖と平にすれば既に進化に礙あり、亦た生趣に乏し。實に大いに人情に反するに屬す。故に共產の説は獨り聖道に違反するのみならず、亦た決して人類の樂從する所の者に非らざるなりと。

先生曰く、孔子言ふ有り、吾れ郷に觀て而して王道の易易たるを知ると。三代の盛時、禮教能く郷に行はる。冠婚喪祭の諸禮を除くの外、尙ほ郷飲酒、郷射等の禮あり、皆な教讓、敬、養老、尙徳の意を含む。余兼ねて文教部に長たるの時、曾て郷飲酒禮有らんことと擬す。惜むらくは未だ實行せず、此事見て迂濶に似たるも、其實、知らず識らずの間に民を化し俗を成すの效を收むべし。我國郷村秋收の後、向きに謝秋の擧あり。若し此時に

於て郷飲酒禮を舉行し、郷老を推學し、以て徳を崇び齒を尙ぶの義を示し、長幼序列して以て上下尊卑の分を明にせば、三たび譲りて九たび拜し、民をして争を去らしめ、賓主交々酬ひ民をして禮を習はしむ、事簡にして行ひ易く、效たる至りて鉅なり。此れ則ち余の諸を後の國鈞を乗る者に期する所の者なりと。

某親しく師訓を聆き、歸りて筆記するもの數十則に下らず、先づ其の宏旨に關する者を選んで之を述ぶること右の如し。以下再び先生の絜矩學説を述ぶべし。

先生以爲らく、孔子遺書の中、易、書、禮、春秋、論語、孝經の如き吾人固より應さに熟讀すべし。但だ或ひは之れを繋に失し、或ひは之れを雜に失す、其の約にして能く精、一にして且つ純なる者を求むれば大學に若くものなし。而して吾人の大學を讀むや、應さに舊本大學（即ち小戴禮中の大學篇）と宋儒程朱序次の大學（即ち大學章句）とを兩ながら相ひ對照すべし。是に於て數問題を散見す。

- 一 舊本大學是れ確かに錯簡あるや否や。
- 二 程朱の序次する所の大學章句、其序次是れ信すべきや否や。

三 程朱の疑つて錯簡と爲す所の外、是れ尙ほ錯簡あるや否や。

四 若し尙ほ錯簡有れば、應さに如何に更めて序次をなすべきか。

先生以上の四問題に對して其の意見下の如し。

一 舊本大學は確かに錯簡有り。既に綱目經傳を分たず、宋儒の所謂經の最後に於て忽ちにして「此を本を知ると謂ふ、此を知の至りと謂ふなり」との二句に接す。全經に至るを以て收と作す、上文の意義と連ならず。其下忽ちにして「所謂其の意を誠にする者」の一章に接し。誠意章の下、又忽ちにして「詩云瞻彼淇澳」の一段に接す。此の參伍錯綜に似たる者一にして足らず。幾んど讀者をして其妙を明にする莫からしむ。故に宋儒斷じて錯簡と爲し、別に序次を爲す、實に漢儒の師說を墨守して敢て疑つて錯簡と爲さず、更らに敢へて輕しく別に序次を爲すと言はざるに較べて優れりと爲す。宋儒の大學考訂に對する功、誠に没すべからず。而して陽明先生、獨り舊本大學を挾んで以て朱子の大學章句と難を爲す、殊に歎すべきなり。

二 程朱序次する所の大學章句は、經を以て傳を統べ、經文の序次を以て、傳文の序次と爲し、綱目秩然たり。一部の大學、程朱の整理を經たるの後ち、文理接續し血脈貫通

し、始めて統紀あり、始めて一部讀むべきの書と成る。故に其序次の確實なるを信すべし。千載以後、吾人尙ほ程朱二夫子に感謝せざる能はざるなり。

三 程朱疑つて錯簡と爲す所の外、先生又た前人未だ發見せざるの錯簡を發見す。此の錯簡に因りて、更らに須らく別に序次を爲すべきが故に、程朱の序次、亦た稍々動搖有らざる能はず。

四 所謂先生新發見の錯簡とは、左の二點尙ほ疑義あるに根す。

第一點 舊本大學の「其の厚き所の者薄く、其の薄き所の者厚きは未だ之有らじ」の下に「此を本を知ると謂ふ、此を知の至ると謂ふなり」の二句あり。大學章句の序次には「右傳之四章本末を釋す」の後に於て、其の第一句「此を本を知ると謂ふ」は程子疑ふて衍文と爲す。其第二句は斷じて結語と爲す。句上應に別に闕文あらば、夫れ第二句斷じて結語と爲すは是なり。第一句疑ふて衍文と爲すは則ち尙ほ敢へて苟同せず。先生以爲らく、兩句皆な是れ結語なり。兩句の上當然應さに他語有るべし、此の他語は或ひは闕亡にあらず、或ひは尙ほ傳文中に於て尋得すべしと。

第二點 大學章句の序次に依れば則ち「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の六事、皆な傳文あり、獨り格物、致知の二事傳文無し。朱子疑ふて已に亡ぶと爲して、之れが補傳を作る。果して舊と傳文有りて今亡べるに係るか、抑も傳文尙ほ在るも未だ嘗て發見されざるに因るか。

先生以上兩點の疑義に對して取る所の態度二有り。

一 吾人必ず須らく格物致知の眞正解釋を探討すべく、吾人應さに須らく成見を設けて、傳文中已に格物致知を釋くの文なしと懸想して、必ず吾人を待ちて之れを補傳すと爲すべからず。但だ傳文中、一二の語の以て格物致知の義を釋く者あらしめば、自ら應さに先づ傳文を用ひて、以て格物致知の義を定むべし、若し大學の傳文を捨てて大學以外に向て解釋を求むれば、漢宋を論ずる無く均しく此の治學の法無し。

二 程朱は格物致知を釋するの文今已に亡ぶと斷定す。吾人且らく遽然として此の斷定に附和すること勿れ。吾人何ぞ傳文中に就きて、再び探討を加ふること妨をげんや。或ひは尙ほ格物致知を釋くの傳文有り、但だ此の時宜ろしく先づ成見有るべからず、一先生の説を墨守して一格物致知の義を推定、或ひは假定して以て傳文を覓むべからず。若し此の推定或ひは假設あらば、猶ほ張三の像片を持して糊人中に於て李四を覓むるが如

し、當然李四を發見する能はざるべし。

先生、此の態度を持して「治國平天下章」に在りて傳文一段を發見したり。曰く

「上に惡む所、以て下に使ふこと母れ。下に惡む所、以て上に事ふこと母れ。前に惡む所、以て後に先にすること母れ。後に惡む所、以て前に從ふこと母れ。右に惡む所、以て左に交ふること母れ。左に惡む所、以て右に交ふること母れ。此れを之れ絮矩の道と謂ふ」

と此段序次此處に在るは頗る疑ふべし。

蓋し此章は「治國平天下章」と爲す。章内述ぶる所及び引く所の經傳は、多く上下關係たり、君民關係たり、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關係たり。本段前文「上老を老として民孝に興る」云云と、皆な上と民と對舉す。本段後文「樂しいかな君子、民の父民」云云と、又た君民對舉す、再び後の一段、「赫々たる師尹、民具さに爾れ瞻る」云云と、亦た上下對舉す。本章各段大部是の如し。獨り本段のみ、上下左右前後を言ふ。乃ち一般世人處世の爲めに說法す。専ら鉤を乘る在位者の爲めに說法するにあらず、故に應さに序次此に在るべからずと疑ふなり。

本段の序次應さに此に在るべからずとせば、序次應さに何處に在るべき乎。曰く

本段は即ち是れ格物致知を釋くの傳文なり。而して「此を本を知ると謂ふ。此を知の至ると謂ふ也」二句は即ち是れ本段の結語なり。若し「大學章句」の序次の法に依れば、應さに左法の如く之を序次すべし。

前略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

後略

或ひは謂ふ。「上老を老として民孝に興る」の一段は、「是を以て君子は絮矩の道有る也」の一語を以て結を作し、「上に惡むる所」の一段は「此れを之れ絮矩の道と謂ふ」の一語を以て結を作す。兩結語正さに相ひ呼應す、豈に「上に惡むる所」の一段、序次此に在るべからずと謂ふを得んやと。曰く正さに惟だ此の兩結語有り、故に序次此に在るべからざるを證明す。何んぞや。「絮矩」の二字は、義驟かに曉り難し、之が解釋を爲さざれば則ち已む。既に解釋せば、行文或ひは著書の慣例に依りて、必ず將さに解釋之文を以て前に列すべく、人をして此の詞の定義を知らしめて、然る後意に隨ふて之れを用ふべし。「上に惡むる所」の一段は明らかに絮矩の内容を解釋し、絮矩の爲めに一定義を下す。故に結語に曰く「此れを之れ絮矩の道と謂ふ」と。「上老を老とし」の一段に至りては、其の結語只だ是れ絮矩の效用を説くのみ。故に曰く「是を以て君子絮矩の道有り」と。即ち雷だに「所以に君子此の前に説く所の絮矩の道を用ふべし」と言はざるのみならず、「上に惡むる所」の一段前に在り、「上老を老とす」一段後に在りて條理順を爲す。之れに反すれば則ち絮矩の一語、突兀に來りて條理に於て逆を爲す。而して「上に惡むる所」の一段前に在り、本と必ずしも緊相接連せず、序次數章の前に在り。但だ大學一書の内に在りて亦た、前後呼應の精

神を失はざらしむ。「此之謂」及び「是以有」の二句の口氣を細玩すれば、恍然として悟るべし矣。

此の序次に照すに、先生の格物致知の解釋と、歷代大儒の解釋とは絶對に同じからず、試みに此の新解釋に就いて、之を説明せば下の如し。(詳かに之れを言へば、萬言と雖も恐らくは盡す能はず、茲に僅かに其の大意を述べ)

歷代大儒の格物致知を解釋すると先生の批評

一 扞禦外物説。司馬溫公、張橫渠之れが主たり。其意に以爲らく、格とは扞ぐなり、禦ぐなり。格闘、格殺の如し。能く外物を扞禦して、然る後能く道に至るなりと。又之れを釋して曰く、人生れて靜なり、其の性は本と善、不善有るは外物之れを誘へばなり。其の外誘を禦いて本然の善明らかなりと。先生此説を以て然りと爲さず。蓋し吾人の人爲る、萬、外物と縁を爲さざる能はず、若し必ず外物を扞禦せば、之れを内にしては眼、耳、鼻、舌、身の意無く、之れを外にしては色、聲、香、味、觸の法無し。飲食の正を得んと欲して、口を閉ちて枵腹し、夫婦の正を全うするに因りて種類を絶滅す、其流弊、飲食男女

の欲を去り、君臣父子の義を絶つに至らざれば止まず。是れ佛學なり。聖學には非らず、故に此の説に従ふべからざるなり。

二 非格物説。王陽明之れが主たり。陽明は朱子の大學章句の八條目の重きを「格致」に歸するを以て非と爲し、朱子の「格物致知」を補釋するを以て多事と爲すに似たり。謂らく、親民應さに舊本に依りて讀むこと字の如し。格物致知は本と重要にあらず、當然須ちく傳文有るべからず、即ち八條目を減じて六條目と爲し或ひは格物致知の二條目を將て存して而して論ぜず、開首即ち「誠意正心」を説く、先生亦た此説を以て然りと爲さず。陽明、致知を重んじ尤も知行合一を講ずと雖も、但だ良知の説、究むるに空虚に鄰するを嫌ふ。王船山、陽明を痛詆すること過當の嫌あり。人の誤解を招くと雖も或ひは亦た「心學」も確かに缺點有る歟。

三 卽物窮理説。先生此説に反對せずと雖も、其の意の未だ盡さざるものあるを惜しむ。蓋し大學には明らかに「物格りて而る後ち知至る。知至りて而る後ち意誠なり」と言ひ、「而る後ち」の二字は縦ひ重讀せずとも、豈に能く拋荒するを得んや。若し物を以て萬物の物と爲せば、格物は物理學の研究に等し。物理を窮極せば致す所の知も亦た物理學の

知と爲す。誠意正心とは固より關係無し。若し物を以て事務の事と爲せば、則ち格物は事務練習と等しく、甚だ幹練にして治事明敏なりと雖も、亦た其の誠意正心の始基なりと謂ふこと能はず。若し事とは即ち人已相接する時を指して言ふと謂はば、何んぞ人已を指明せざるや。朱子の説、意の未だ盡さざるもの有り、誠に惜しむべきなり。故に格物の物はれを解して物と爲す能はず、亦た之れを釋して事と爲すことも能はざるなり。

四、以手治物説。顔習齋之れが主たり。習齋は力めて明儒の空疎及び言ふて行はざるの弊を矯め、實體の物を以て對象と爲すとし、手を以て物を治むるを學問の始基なりと主張す。其の言に曰く、物を離れて知無し、格とは猶ほ猛獸に格するの格の如く、必ず須らく手を以て物を治め始めて能く知有るべし。格物とは身を以て物に習ひ手を以て物を治むるなりと。先生其の精神を讚美するも、其の此を以て格物を解釋するを以て然りと爲さず。習齋力めて空談を矯む、人をして欽佩せしむ、但だ手を以て物を治むと謂へば、身は物に習ひ、即ち能く意を誠にし心を正しくす。是の如くんば則ち木工、瓦工、皆な賢哲となるは是理有らん耶。

五、體察人情説。此れ則ち先生之れが主たり。格物を以て人情を體察すと爲す。先儒も

亦た此思想あり。但だ、忽ち斷へ、忽ち續き、忽ち明かに、忽ち暗し、先儒思を窮め、慮を極めて勢ひ此點に觸及せざる能はず、惜らくは皆輕掠に過ぎ去り、未だ敢て堅決に斷言せず。例へば陸象山の如きは「須らく、人情、事理、物理上に在りて工夫を做すべし」と云へり。陽明は物理は只だ人情中に在りと言へり。此れ原と聖門格物の宗旨なり。陽明は已に格物は即ち人情を體察すと悟及すれども、乃ち未だ更らに一步を進めて堅決主張を爲さず、殊に惜しむべしと爲す、朱子謂らく、物は猶ほ事なり、抑も事を治むるには人情を洞察するを以て第一要件たることを知らば、則ち何ぞ直ちに物は猶ほ人情の如しと云ふの直截了當に及ばざるや。

先生既に前人未だ發見せざる所の錯簡を發見し、更らに己の意を以て序次を爲す、其位置確かに得宜に屬することを信ず。乃ち大聲急呼して、此點を以て立説の根源と爲し、此點を以て立教の關鍵と爲す。是に於て王道之學乃ち崛起して滿洲新國の中に確立するなり。

以下四段は先生の原著と爲す。

一 格物説

大學一篇、惟ふに「古の明德を天下に明らかにせんと欲する者」より「國治まりて而る後ち天下平なり」に至るまでは、本末先後の要道たることを指示す。及び「上に惡む所」より「此れを之れ絮矩の道と謂ふ」に至るまでは、身を以て則と作すの精義を指示す。其餘は皆な發揮推闡の文のみ。獨り格物の説、諸儒同じからず、司馬溫公、張橫渠は解して物欲を去ると作す。朱子は解して事物の理に窮め至ると作す。此二説は皆な鑿空に近し。蓋し所謂、格物なる者は即ち絮矩の道を指す耳。孔子謂ふ「恕の字、終身行ふべし」と。曾子謂ふ「夫子の道は忠恕而已」と。恕なる者は己の欲せざる所、人に施すこと勿きなり、絮矩の道此に在り、格物の道も亦た此に在り矣。中庸に謂ふ、「諸を身に本き諸を庶民に徴す」と。「子、顔淵に語りて一日已に克つて禮に復れば天下仁に歸す焉」。此れ即ち致知格物の義なり。儒者好んで心學を言ふも人情世故に昧し、絮矩の學其の能く行ふ者鮮し矣。近日雙流の劉氏沅、大學恒解を作る。格物亦た確見無し、而して夫子の矩を踰へずとは即ち是れ絮矩なりと謂へり、其説甚だ允なり。余の王道は人已の學爲りと論ずるは格物は即ち是れ絮矩の道なることを悟るに因る。世の賢哲、當さに異言無かるべし。

「平天下」より「致知」に至るまで皆な解し易し、獨り格物の二字の解し難きは何ぞや。

絮矩の二字、既に物を以て喩と爲す、遂に格物一義を設けたるに因るなり。格とは猶ほ一隅を擧げて三隅を以て反するなり。絮とは此を以て彼を度るなり。

二 知至意誠説

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べば則ち人情を洞悉すべし。必ず人情を洞悉して而る後ち「言忠信ならず、行ひ篤敬にあらずんば州里と雖も行はれず」の故を知る。所謂、明なれば則ち誠なり。慮らずして知る者を良知と爲す。良知に由りて益々之れを究むれば、則ち知至に致すべし。聖人の學、致知を以て最切と爲す。未だ知至る能はずして而して其の意の誠ならんを求むるは、此れ先後する所を知らざる者なり。

子曰く「蓋し知らずして之を作す者は我れ是れ無き也」と。未だ知の至らずして能く其の意を用ふる者は有らず。亦た未だ知の既に至りて而して猶ほ其の誠ならざるの意を用ふる者は有らざるなり。

孟子曰く、「凡そ我に四端有る者は、皆な擴めて之れを充たすことなるを知る。」と四端は我が固有する所にして、若し擴充する所を知らざるは則ち其の知の至らざるに由るのみ。樂記に曰く「物至りて知を知る。然る後好惡形る焉。」と。好惡の意最も誠なり、能く躬に反

するは則ち好惡の天理に屬するものなり。躬に反する能はずんば則ち好惡の人欲に屬するものなり。「上に惡むる所は以て下に使ふこと母れ」とは、此れ所謂絜矩の學にして、好惡の天理に屬する者なり。心の欲する所に從ふて矩を踰へずとは、此れ所謂、喜怒哀樂の發して皆節に中るものにして乃ち好惡の天理に純なる者なり。

三一 貫説

何をか一貫と謂ふ。即ち大學の所謂「古の明德を天下に明らかにせんと欲する者」より「國治まりて而る後ち天下平なり」に至るまでは、其の本末終始、皆な先後ありて紊亂すべからず。故に一貫と曰ふなり。孔子曰く「參や、吾が道一以て之れを貫く。曾子曰く夫子の道は忠恕のみ」と。孔子曰く「賜や、汝を以て多く學んで之れを識る者と爲す歟、又曰く、非なり。予は一以て之れを貫く」と。夫れ治國、平天下の本は、格物に在り。格物は他に非らず即ち所謂絜矩の道なり絜矩の道は即ち所謂忠恕のみ。曾子は格物絜矩の義を習聞す。故に以爲らく忠恕以外更らに他道無し。格致由り、以て治平に至るまで乃ち一貫の定理なり。後世の儒者、書を讀むも一貫の説に審ならず、大學の指す所の深切著明なること此の若きものも、亦た之れを忽にして悟らず、則ち學を講ずる者の過なり。

四 王道書院説略

何をか王道と謂ふ。王道なる者は乃ち道德と政治との合一の學説なり。覇術盛に行はれてより、數千年來、政治を言ふ者は多く道德に悖り、道德を言ふ者は政治に通ぜず。故に列國をして競争せしめ、人民をして塗炭せしむ。今孔子の大學一書に據りて道德と政治との一貫の原理を發明したり。學者深く此理に明らかなれば、以て世界の和平を感化すべく覇術の流弊を挽回すべし。何の方法を用ひて道德と政治と合して一貫たらしむ可きか、孔子言ふ所の「己を修め人を安んず」の一言より下手す。故に此の學説を人己の學と名付く。書院大略の課程は如何。書院の課程は大學を以て本經と爲し、論語、孟子、春秋左傳、禮記を以て兼經と爲し、第一年は讀經の課と爲す。經文に精熟し主義に透徹するを以て及格と爲す。第二年は論世の課と爲す。得失を窺究し、是非を判斷するを以て及格と爲す。書院の宗旨は講學と曰ふと雖も尤も實行を重んず、竊かに望む、學説畢業以後、宗旨を抱定し、言行をして相符せしめば則ち人格高尚必ず一世に風行するの效力あるべし矣。

以上四段の訓言を熟讀して、先生學術の根據を知るべく、王道精義の淵源を知るべし矣。

先生の説と古先大儒賢哲の説と差ふ所甚だ微なるに似たるも、其實千里の差あり。此の如き大發見を以て引きて之れを伸ばすは、絶へて旦夕の業にあらず、格不敏謹んで其の差異の點を述ぶること下の如し。

太史公曰く、仲尼歿して微言絶へ、七十子表んで大義乖ると。微言絶へ大義乖る故に三千年來、儒者各々己の意を以て孔氏の書を解く。是に於て孔子、時にしては和尙に類するあり。時にして、禮生に似たるあり。忽ちにして、國文の教師と爲る。忽ちにして、政客官僚となる。皆な孔子を知らざるなり。太夷先生の絜矩の説を創められしより、之れを擴めて王道と爲す。然る後孔子の眞精神乃ち見はる。

第一 必ず先生の説に依りて、而る後、能く孔門一貫の眞義を知るなり。

論語 子曰く參や吾道一以て之れを貫く。曾子曰く唯々と。子出づ。門人問ふて曰く、何の謂ぞや。曾子曰く。夫子の道は忠恕のみと。

子曰く、賜や、汝、予を以て多く學んで之れを識る者と爲すかと。對へて曰く、然り。然らざるか。曰く非なり。予は一以て之れを貫くと。

忠恕一貫は孔門の心傳なり。此傳を得たる者は曾子なり。大學の經文は孔子の言と爲す。

而して之れを述ぶる者は曾子なり。大學の傳文は曾子が意を以て經を釋くことを爲す。之れを記する者は曾子の門人なり。曾子は忠恕一貫の説に習聞し、親しく大學經文の訓を聆く、必ずや孔門の心傳を以て孔氏の遺書を治むべし。故に論語の忠恕一章を以て大學の注脚と爲し。忠恕一貫を以て格物致知を釋す。絶へて牽強附會の疑なし。

何をか一貫と謂ふ。一なる者は中の謂なり。即ち「兩用の中を執る」の中、「允に厥の中を執る」の中、「發しては皆な節に中る」の中、「孔子時に中す」の中にして、己の心に在りては忠と爲り、人に施しては恕となる。忠恕二事、皆な是れ中を以て之れを貫く。一貫なる者は、一理を以て萬事を貫く。即ち一忠恕を以て、「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の八條目を貫く。此の解釋に依れば、

一 格物致知は忠恕の學を治むるの基始たり。人情を體察し人情を洞悉するの學科たり。此の學科を治むるの道は、絮矩の道と爲す。

二 誠意、正心、修身は一忠恕を用ふるに外ならず。齊家、治國、平天下も亦た一忠恕に外ならず。此に明らかにして而る後、道德、政治、國交の三者、一術を以て之れを貫くべし。個人、國家、國際の三階級、一理を以て之れを貫くべし。此に明らかならざれ

ば、則ち個人間の道徳は能く國民の間に行はれ、甚しきは能く人類の間に行はるるも、獨り、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間に行ふこと能はず。更らに國家と國家との間には行ふこと能はず、此れ天下の平治する能はざる所以にして、聖人の大いに懼るる所以、吾が儒の勉めざる能はざる所以なり。

三 忠恕を個人と個人との間に用ふれば、則ち王道社會と爲る。忠恕を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間に用ふれば、則ち王道政治と爲る。忠恕を國家と國家との間に用ふれば、則ち王道世界と爲る。

第二 必ず先生の説に依りて、而る後能く孔子の聖人爲る所以を知る。孟子曰く「徳を以て人を服する者は中心より悦んで誠に服するなり」と。七十子の孔子に服するが如し。孔子の聖、異民族も之れに服す。(耶律楚材、廉希憲是なり) 外國も之れに服す。(日本、安南、朝鮮の如き) 而して論語に記す。「孔子には精に厭かず、膾には細に厭かず、狐貉の厚き、以て居り、學んで厭かず、人を誨へて倦まず」と。孔子は動を主とし、靜を主とせず。樂を求めて、苦を求めず、則ちその能く苦行僧たるを以て之れを聖とするにあらざるなり。孔子曰く、「吾れ少くして賤し故に多能、鄙事なり。君子多からんや。多からざるな

り」と。又曰く「賜や、女メ予を以て多く學んで之れを識る者となすか。對へて曰く、然り、然らざるか、曰く非なり」と。「孔子は宗廟朝廷に在りては、便々たり。言はば惟謹しむ耳」と。其の淵博なる教授、或ひは吏才に長ずるの事務家たるを以て、之れを聖とするには非らざるなり。顏習齊の如きに至りては「身親しく物を治むる」を以て孔學と爲す。漢儒は禮樂制度を考訂するを以て孔學と爲す。則ち孔子は善く禮單を開くの相禮生とするにすぎざるのみ。(最近某大學學報文有り、孔子を論じて相禮生及び教書匠中の出色人物と爲す。眞に侮聖の言なり。但だ此れ此文を作る者の罪に非らず。乃ち孔子を尊ぶ者、誤りて其の尊を用ふるの罪なり。)禮には本有り、文有るを知らず、忠信は禮の本なり。儀禮は禮の文なり。其の本有れば、文は時に因りて變化すべし。其本無ければ則ち文は絲毫も古に戻らずと雖も、而かも君子之を貴ばざるなり。僅かに禮の文を知りて、禮の本を知らざる者は、相禮生なり、掌禮官なり。故に孔子は禮文に明習するを以てを聖とするに非らざる也。又井研廖先生や、南海康氏の如きは、公羊家の王魯改制の説を以て、孔學と爲すなり。則ち孔子は一の政治改革の理想家に過ぎず。甚しきは策を挾んで時に干むる政客説士と爲すのみ。是れ孔子論政の言の論語に見ゆる者、最も信すべしと爲すを知らず。而し

て論語の記する所は、多く、抽象の一面に偏して、大いに具體一面に涉及せず、孔子の政を言ふは、只だ要を握りて以て圖り、一以て之を貫くを知らば足れり。若し夫れ制度典章は時に因りて損益す。田制は固より必ずしも方里にして井せず、賦法も亦た必ずしも百畝にして徹せず。井研廖先生は、小戴禮記中の王制一篇を以て孔子の會典と爲す。是れ孔子を以て政客策士と爲して、之れを聖となすなり。小なる哉。聖人を測ること。

夫れ孔子は聖人なり。何を以て聖人と爲す乎。能く天下の大經を經綸し、天下の大本を立て、天地の化育を知らばなり。能く天下を以て一家と爲し、中國を以て一人と爲せばなり。能く天地の爲めに心を立て、斯民の爲めに命を立て、往聖の爲めに絶學を繼て、萬世の爲めに太平を開けばなり。若し、孔子にして崇高の理想無く、實行の方法無くんば、豈に以て聖人と爲すに足らんや。達巷の黨人曰く、「大なる哉、孔子」と。有若曰く、「生民より以來未だ孔子有らず」と。子貢曰く、「夫子の及ぶべからざるや、猶ほ天の階して升るべからざるが如し」と。故に必ず太夷先生の説に依りて、乃ち能く吾人をして孔子の聖人たることを確信せしむるなり。

第三 必ず先生の説に依りて、始めて能く孔氏の遺書を讀むべし。忠恕一貫の誼を識

り、絮矩格物の方に明らかにして、確かに孔門の心傳の此に在るを信ず。治平の大道も此に在るを認定す。此の見解を以て、易を讀めば則ち、卦爻象象の文は皆な輔世長民の訓たり。所謂、陰陽の變化、悔吝の吉凶は古よりの相傳の方技家の言にして、聖人が卜筮の豫言を假りて懇誠の訓たるを知るのみ。此の精神を以て尙書を讀めば、則ち都愈、吁咈の歎と典謨訓誥の文とは皆な君臣交々に警しむるの良言にして、惟れ精、惟れ一の傳と、黨無く偏無くの誠とは、即ち道德政治の權輿たるを知る。之れを推して詩を讀めば、則ち、欲を養ひ、求を給するは飲食男女に外ならざるを知る。春秋を讀めば則ち殘に勝ち殺を去るは、玉帛鼓鐘に過ぐる莫きを知る。漢學家の訓詁考訂、未だ嘗て功無しとなさず。而れども聖學は此を以て止境となすにあらず。宋學家の存養省察も亦た自ら取るべし。而して聖學は尙ほ須らく大處より落墨すべし。先生の説を持して以て四書五經を讀めば、六齋の手に在るが如く、驪を探りて珠を得るが如く、左右源に逢ひ、頭頭是れ道なり矣。

第四 必ず先生の説に依りて、始めて能く現代青年をして眞心に孔子を崇拜せしむべし。

現代の青年學子、動もすれば共產黨の言を襲ふて曰く、「喫人の禮教」と、知らず、禮なく

教なくんば、則ち人將さに相ひ食まんとし、禮教修明にして、而る後人類は無事に相ひ安んぜしむべし。此の言を爲すものの狂悖は責むるに足らず矣。然れども青年をして盲従此に至らしめし者は、吾輩孔子の教徒が、未だ能く聖人の眞意を發揮して、秀頑を感格せしむる能はざるが爲めなり。寧んぞ能く罪を免るるを得んや。漢學家は禮文に泥み、籩豆の數、器用の微に斤々として、迹存するも、實亡び、文有りて、質無し。僞に流るるに非らずんば、即ち固に失す。僞なれば則ち禮教は流れて芻狗と爲り、固なれば則ち聖道は骨董に等し。宋學家は道を視ること太だ高く、人を繩すること太だ過ぐ。動もすれば不情の語を以て人を責む。其弊や傲たり。其失や隘なり。傲なれば則ち先づ恕道を失ふ。隘なれば則ち反動を引起す。漢學宋學皆な現代の青年をして、望んで而して歩を却けしむ。故に孔門に接近するの縁無し。先生の説は、漢學宋學の外に、別に一幟を樹つるものなり。忠恕を以て禮を言へば、則ち、精神を重んじて、形式を重んぜず。忠恕を以て人を論ずれば、則ち忠厚を主として、刻覈を尙はず。青年をして名教中自ら樂地あるを確信せしむ。人を欺くの語にはあらず、禮讓の國の樂國たることを確信し、禮讓の武器以上の武器たるを確信し、王道世界の必ず能く實現するを確信し、自ら能く眞心に孔子を崇拜するなり。

之を要するに先生の學は、絜矩を以て格物を釋く、乃ち曾子の忠恕一貫の主旨に本づく。忠恕を以て王道と爲す、乃ち大學の格致より治平に至るべきに基く。析して之を言へば、格、致、誠、正、修の五事は忠を以て根本と爲す。是を内聖の學と爲す。齊、治平の三事は、恕を以て根本と爲す、是を外王の學と爲す。所謂天地の爲めに心を立て、斯人の爲めに命を立て、往聖の爲めに絶學を繼ぎ、萬世の爲めに太平を開く者、忠恕一貫を捨てて豈に復た他の道有らんや。

附

錄

教 忠 精 義

會 恪

大學に曰く「孝なる者は君に事ふる所以なり」と。論語に有子曰く「其の人と爲りや孝悌にして好んで上を犯す者は鮮し矣」と。孟子曰く「人々其の親を親とし、其長を長として天下平かなり」と。又曰く「壯者は暇日を以て其の孝悌忠信を修め、入りては以て其の父兄に事へ、出でては以て其長上に事へ、挺を制して以て秦楚の堅甲利兵を撻たしむ可きなり矣」と。

孔教は人をして家に隸せしめ家をして國に隸せしむ。君主と父兄とは各々宰治の權を分かち、人々隸屬する所有ること網の綱に在るが如く條有りて紊れず、故に國家の孔教を採用せることは、則ち天然の保甲法を採用せるに異ならず。入りては則ち親に事へ出でては則ち君に事ふ、理に於いて二致なし。故に曰く忠孝一本なりと。忠孝なる者は群を合するの上策、種を保つの大經にして、漢化民族の相生き相養ひ九州に繁殖し、四千載を歴て屢々

厥き屢々興り、最長の壽命を保ち最多の人口を保つ所以も、亦此を恃めるのみ。

忠孝は本を一にす。能く親に孝なるものは必ず能く君に忠なり。能く君に忠なる者は必ず能く親に孝なり。故に古語に曰く「忠臣を求むるは必ず孝子の門に於てす」と。孝經に曰く「君子の親に事ふるは孝なり。故に忠もて君に移すべし」と。又曰く「夫れ孝は親に事ふるに始まり君に事ふるに中ばし身を立つるに終る」と。又曰く「父子の道は天性にして、君臣の義なり」と。子の父に事ふるに、臣の君に事ふるが如く善く親に事ふれば、則ち家治まり、善く其君に事ふれば則ち國治る。聖人之教は庸ならずして成り、嚴ならずして治る。其の因る所の者は本なり。忠孝の義大なる哉。

近年以來邪說萌興し父を無みして忠孝を誘る。孟子の斥けて禽獸となし、或は以て過ぎたること甚しとなすものなり。是れ人類の生存を互助に依頼し忠孝なるものは此の互助の根原たることを知らざるなり。忠孝を捨てて互助を談ずるは猶ほ本無き木、源無き水の如く所謂互助なるものは盡く空言となる。忠孝は社會生命の源泉たると共に、民族自衛の武器なり。之を得れば則ち生き、得ざれば則ち死す。篤く忠孝を信ずるは愚に非らずして智なり、苦に非らずして樂なり。忠を非とし、孝を非とすれば父兄を無みし長上を無みす、三

綱淪んで九法數る。人々自便自私して顧忌する所なく服従を言ふを恥ぢ、強者は弱者の肉を食ひ、盡く人類を滅さずんば止まず。忠を守り孝を守れば、則ち、君は君たり臣は臣たり父は父たり子は子たり、老を養ひ賢を尊び和親康樂して天下の勇怯秀頑をして皆家人團聚の樂有らしめ、心の繋る所あり自ら非を爲すに忍びず、斯民は生を養ひ死を送りて憾む所なし。是に由りて之を觀れば邪説を創むる者愚なる耶、智なる耶、苦なる耶、樂なる耶、辨を待たずして明かなり矣。孟子が大聲疾呼して斥けて禽獸と爲すは蓋しその防を慎む所以なり。

忠孝之義は數十年來邪説震盪し、言僞にして辯ず、大義の明かならざること久し。是れ以て之を廓清し、根本より之を救正せざるべからず。夫れ忠君の義を原ぬるに凡そ五説あり。

一 天 命 説

書の大禹謨に曰く「皇天命を眷し、四海を奄有し、天下の君と爲る」と。論語堯曰篇に曰く「堯曰く咨爾舜、天之歷數爾の躬に在り」と。春秋傳に曰く「天民を生じ、之れが君を立て、之をして司牧せしむ」と。後世帝王も「奉天承運」を以て號石の資となさざる無きは則

ち此に原づく。蓋し厥の初め生民は神權を迷信す、因りて祭司を敬畏す。古昔政は教に出
 て、教は祭に出づ。一部落の祭司は即ち一部落尊長なり、有爵の諸侯は其先皆祭司なりし
 なり。爵とは酒器なり。酒を神に獻ずるに之を用ふ。惟だ祭司能く爵酒を食む。故に諸侯
 爵あり、一部落の祭司は諸侯と爲る。全天下の祭司は天子と爲る。天子は天の子なり天に
 代りて化を宣ぶ。人敢て天を敬し天を畏れざるなし。故に敢て天子を敬し天子を畏れざる
 なし、天に逆へば不祥なり、天子に逆ふは天に逆ふに等し。之を推せば諸侯も亦間接に天
 に代りて化を宣ぶ、諸侯に事ふるも亦天に事ふるが如し。その事ふる前に逆ふは、天に逆
 ふに等し、此の觀念を以てして臣道以て立つ。此説を主とする者は多くは宗教家と爲す。
 然らずとも亦宗教化するに近し。此れ忠君根據の第一なり。

二 法 力 説

韓非は慎子の言を引いて曰く「飛龍雲に乗じ、騰蛇霧に遊ぶも、雲罷み、霧霽るれば龍蛇
 と螟螳とは同じ矣、則ちその乗ずる所を失へばなり。賢人にして不肖に誦けらるゝは、權
 輕く位卑しければなり。不肖にして能く賢者に服せらるゝは權重く位尊ければなり。堯匹

夫なれば三人を治むる能はず桀天子と爲れば能く天下を亂す。吾れ此を以て勢位の恃むに足り賢智の慕ふに足らざるを知るなり」と。韓非又曰く「慶賞の勸め、刑罰の威無くして勢を釋き法に委せば堯舜戸毎に説きて人之を辯ずるも三家すら治む能はず。夫れ勢の用ふるに足るや亦明なり」と。又曰く「人臣の其君に於けるや骨肉の親あるに非ず、勢に縛ばられて事へざるを得ざるなり」と。此説を持する者は君臣之間、所謂愛なし所謂感情なし、甚しきに至りては君之死を利すと謂ふに至る。(韓非子備内篇に見ゆ)而して敢て忠を盡す者は賞を懷ひ誅を畏るのみ、又曰く「人の愛を以て我が爲にするを恃むものは危し矣。吾を恃んで爲さざるべからざる者は安し矣」と。君盜賊寇讎を以て其臣を視れば所謂愛のあるを容さず、一に法術を以て之を制馭し防範す。臣下に對して此の如くんば、親族に對して此の如し、后妃に對して此の如し、子女に對しても亦此の如し、法家の殘刻寡恩此に至りて極まる。此れ忠君の根據の第二なり。

三 倫 理 說

一に名分説とも曰ふ。中庸に曰く「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の者

は天下の達道なり」と。論語に曰く「齊景公政を孔子に問ふ。孔子對へて曰く、君君たり、臣臣たり、父父たり、子子たり」と。孝經に曰く「父に事ふるを資りて以て君に事ふ。而して敬同じ」と。書に曰く「天叙典有り我に五典五惇を勅さん哉」と。儒家は彝倫敘する所を以て立教の根原と爲す。其の君臣を視ること父子と同じ、父子關係君臣關係均しく天の秩叙する所たり。天地の間に逃るゝ所なし、子は必ず親に孝なるべく譽を要むるに非ず、罰を畏るゝに非ず、人類の良知良能その行はざるを得ざる所を行ふなり。臣必ず君に忠なるべく、賞を懷ふに非らず天理の自然に根ざし是の如くあらざれば自己の良心に對ふるに足らざるなり。此の倫理觀念あり故に賞罰を待つなく驅策を待つなく必ずしも法律ありて其の後を繼せず、自ら能く其の應に盡すべきの責を盡すのみ。蓋し倫理之教は亦名教と曰ふ。先づ君臣父子の名を立て、繼いで君臣父子の禮を制し、臣子をして升降拜跪の禮を習はし、天澤上下の名に慄れしめ習慣自然を成す。甚だ獷悍なりと雖も亦震懼する所ありて敢て逞せず、春秋穀梁傳に曰く「朝服は敝なりと雖も必ず上に加ふ。辨寃は舊なりと雖も必ず首に加ふ。周室衰へたりと雖も必ず王室を先にす」と。則ち名分の説なり。此れ儒家治平の精義にして馭世の微權なり。此れ忠君の根據の第三なり。

四 感 情 説

論語に「孔子曰く君臣を使ふに禮を以てし臣君に事ふるに忠を以てす」と。孟子齊宣王に告げて曰く、「君の臣を視ること手足の如くなれば則ち臣の君を視ること腹心の如し、君の臣を視ること大馬の如くなれば則ち臣の君を視ること國人の如し、君の臣を視ること土芥の如くなれば則ち臣の君を視ること寇讎の如し」と。儒家既に倫理之説を立て、以て臣を教ふ。而して儒家の精義は忠恕と曰ひ中庸と曰ふ。道は人已兩方に在りて斷じて一面を偏責するを容さず。故に感情の説有りて以て君を教ふ。所謂る父には慈を言ひ子には孝を言ふ是なり。儒家は臣を責むること固より嚴なり而かも君を責むるにも亦少しも假借せず、春秋左氏傳に曰く「凡そ君を弑して君を稱するは君無道なればなり、臣と稱するは臣之罪となすなり。」(宣公四年傳)正義に曰く「君弑すべきの理なし、而るを君を弑すと云ふものは君無道なればなり、君を弑するの人固より大罪となす、君の無道を見はさんと欲す罪亦たまさに弑すべし、將來の君を懲創する所以なり」と。釋例に曰く「君は天也、天逃るべけんや、此れ人臣執る所の常なり。然れども本と父子自然之恩なし、本と家人習勸

の愛なし。高下の隔、懸殊にして、壅塞の否、萬端なり、是を以て上に居る者は心を降して下を察し、誠を表して以て之を感ず、然る後能く相親しむ也。若し高亢自肆ならば群下絶望し、情義圯隔す、是れを路人と謂ふ君臣には非らざるなり」と。惟だ下を責むれば亦兼て上を責む、故に能く汝明汝翼の麻を昭かにす、惟だ禮を盡くすは忠を盡くすを先にす。故に能く臣哉鄰哉の效を收む、孔子曰く「君爲るは難く臣爲るは易からず」と。儒家持論必ず人已兩面を顧及し最も其平を得たり。儒術の貴ぶべき者は此に在り。孔子の教義の人心をして悦服せしむる所以も亦此に在り。是れ忠君の根據の第四なり。

五 必 要 説

荀子曰く「力は牛に若かず、走るは馬に若かず、而かも牛馬用と爲るは何ぞや、曰く人能く羣するも彼羣する能はざる也。人何を以て能く羣するか、曰く分。分何を以て能く行はるか、曰く、義。故に分を以てすれば則ち和し、和なれば則ち一、一なれば則ち力多し、力多ければ則ち彊し彊ければ則ち物に勝つ」と。又曰く「君なる者は何ぞや、曰く能く群するなり」と。又曰く「分均しければ則ち偏せず、勢齊しければ則ち壹ならず、衆齊しけれ

ば則ち使はず、天有り地有りて上下差有り、明王初めて立つて國を處するに制有り、夫れ兩貴の相事ふる能はざる、兩賤の相使ふ能はざるは是れ天の數なり。勢位齊しくして欲惡同じ、物澹なる能はざれば則ち必ず争ふ。争へば則ち亂る、亂るれば則ち窮る矣。先王その亂を惡む、故に禮義を制して以て之を分つ。貧富貴賤の等をして以て相兼臨するに足らむ。是れ天下の本を養ふなり、書に曰く、「維れ齊しきは齊しきにあらずと、此れの謂なり」と。管子曰く「古は未だ君臣上下の別有らず、夫婦妃匹の合有らず、獸處群居し力を以て相征す、是に於て智者は愚を詐りて彊者は弱を凌ぐ、老幼孤獨其の所を得ず、故に智者は衆力を假りて以て強虐を禁じて暴人止む」と。是れに由りて之を觀れば、人類生存を求めんと欲す、其道は群に在り、群之術は君を立つるに在り、君立てり矣、民義を知らず分を知らずんば仍ほ濟するなし、分を知り義を知らば、則ち臣道立つ矣、忠君の義之を顯はせば君に忠となす、其實は國に忠、團體に忠なり、之を究むれば人民に忠自己に忠なり。子路曰く「君子の仕ふるや其義を行ふなり」。荀子曰く「道に従ふも君に従はず」と。夫れ國に忠臣有れば主を尊び民を庇ひ災を禦ぎ患を捍ぐ、利を興し害を除き匹夫匹婦をして澤を被らざるなからしむ。直接大益を受くる者は人群なり、間接小益を受くる者は君主なり。直

接吾忠を領受する者は君主なり。間接吾忠を領受する者は人群なり、己に人の一とならば人々君に忠、人々群に忠、其實即ち人々己に忠なり、之を究むるに人々交々相忠なれば交々相利するのみ、忠なれば則ち己を利し、忠なれば則ち人を利し、忠なれば則ち群を利す、獨り君を利するのみに非らず。而るに君獨り忠の名を享受す、君須らく忠に報ゆるの禮を盡くすべし、吾君を宵肝して吾群を衛る、君權を利用して以て民權を行ふ。君は其名に尸カサくして民は其實を享く、君は其勞に任じて民は其逸を樂しむ、人民に就きて言へば君有るを利とする乎君無きを利とする乎、忠を教ふるを利とする乎、忠を教へざるを利とする乎、言にして決すべきなり矣。此れ忠君の根據の第五なり。

儒家、忠を教ふるも以上の五説に對して、儒家は如何なる態度を取るか、即ち儒家の謂ふ所の忠の根據は何づこに在るか。余の研究して得る所は約略、下の如し。

一 天命説は、相當の力量あるに因りて、一般人に對して忠孝を教ふるには此説を維持す。然れども方便法門の一ならずんばあらず。故に聖賢は決して反對せず、併れども聖賢は専ら此説を持するは根據較々弱し。此説を以て輔となすは可なるも、主となすは不可な

ることを知る。聖賢も亦天命を言ふも決して神權を迷信せず。萬章孟子に問ふて曰く「舜の天下を有つは孰か之を與へたるか」と、孟子曰く「天之を與へたり」と、問ふて曰く「天之を與ふるは諱々然として之に命じたる乎」と、答へて曰く「否、天は言はず行と事とを以て之を示すのみ」と。秦誓に曰く「天の視は我民の視よりす、天の聽は我民の聽よりす」と。聖賢は民心を以て天心となし、民の歸る所は即ち天の向ふ所、天命説と敵をなさず、而かも亦天命説の爲めに張目せず、民を以て天となすは、即ち虚を化して實となすなり。神有るか、神無きか、幽隱知り難し。仁者は仁を見、知者は知を見る。存して論ぜずして可なり。此れ儒家の天命説に對する態度なり。

二 法力説に就きては儒家は初めより極端に反對せず。但だ儒家の謂ふ所の法と、法家とは殊るなり。法家は人羣社會は只能く法律の中に於て生活し、法律の外に於て生活する能はず、故に政府あり威力あり刑賞ありて吾人始めて能く生活し、社會始めて能く安寧なりとなす。此れ法家の説なり。政府無く威力無く刑賞無きも、吾人未だ始めより生活する能はざるに非らず、社會未だ始めより安寧なる能はざるに非らずとは儒家の説なり。法家は法律を以て社會唯一の生命と爲す、但山は時有りて崩れ、川は時有りて竭く、一旦天維絶え、

地柱折け、大災大患前に顯はれ、大盜敵國後に乘ずれば、法律は效を失ひ、權勢は崩潰す。則ち君臣上下相視ること、路人の如く寇讎の如し、商鞅、李斯の其術を秦に用ひ、秦の亡ぶや曾て一人一士の其恩遇に感じ其故主を憐れむものなし。法家の技は斯の如きのみ。儒家は法の名を變じて禮と曰ふ、臨むに名分を以てするも、臨むに威力を以てせず、褒貶有るを恃むも賞罰有るを恃まず、教を立て、以て其氣質を化し、分を定めて以て其の習慣を養ひ人類を束縛して群に隸せしめ、各々をして其生を遂げしむ。法と禮とは宗旨同じくして、而して法は則ち人類をして人類を束縛せしめ、少數人類をして多數人類を束縛せしむ、而かも其人を束縛するも、其心を束縛すること能はず、一時に束縛するも、永久に束縛すること能はず。禮は則ち各人をして自ら各人を束縛せしめ、多數人類をして少數人類を束縛せしめ、其の肉體を束縛すると兼ねて其の精神を束縛す。一時に束縛し更らに萬世に束縛す、故に法を用ふれば容に一旦破裂して束縛する能はざるの時あるべし。禮を用ふれば則ち縦ひ破裂するあるも亦束縛の效あり。漢化民族の百劫を歴て能く其の種族を保つ所には、能く未だ破裂せざるの先に於て、已に破裂する後に如何に束縛すべきかの準備あればなり。則ち儒術の效なり。

三 倫理説、即ち名分説は儒家の忠を教へ孝を教ふる唯一の根據となす。又儒家惟一の特色となす。夫れ倫理の説は自然に法り天地に象るに在り。皇古の初、人類は天を畏れ天を敬ふ。聖人は其の畏敬に因りて以て教を立つ。所謂上帝、所謂神明なるものは終に観るべからず、乃ち天の迹象昭著なる者に即きて以て法を取る。孝經に曰く「天の明に則り地の利に因りて天下を須ふ」と。易に曰く「法象は天地より大なるはなし」と。又曰く「天尊く地卑しく乾坤定まる矣」。又曰く「上天にして下は澤、履なり。君子以て上下を辨じ民志を定む」と。倫理の説は其の自然に因りて法を天地に取る。故に君は上に處り、臣は下に處る。君は冠に象り臣は履に象る。君は健に主たり、臣は順に主たり。君は其の陽たり臣は其の陰たり。人類は自然に反して生存すること能はず即ち天道に逆ふて事を行ふこと能はず。君父之義、臣子之分、自然に根ざし天道に本づく、焉んぞ能く之に反せんや。焉んぞ能く之に逆はんや。倫理説と天命説とは似て而して非なり、其の本を天に推せるは同じ。而かるに天命説は君を以て神となし臣を以て人と爲す。神力涯無し、必ず須らく従順なるべし。君に忠なる者は、神に事へ以て福を邀へ禍を避くるなり。倫理説にては臣は人なり、君も亦人なり。位の高卑あるは自然に原づく、君に忠するは其の自然に順ふて各々

其生を遂ぐるなり。

四 感情説は儒家主張すること最も力め、此説に對しては苦心慘憤貢獻する所極めて多し。儒家は以爲らく、人は木石に非らず尙情感あり、故に亦法律を用ひ亦威力を用ふるも、但だ須らく悱惻纏綿之意を其中に寓しその外に周らしむべし。故に之を殺して怨み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は常には則ち互に其の忠禮、孝慈、敬順、有愛の道を盡くし、變には則ち各々其の義を取りて仁を成し力を竭くして身を致すの誼を行ふ。之を極むれば天荒地老萬死投荒す。此の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の大義名分は必ず絲毫も紊亂するを容さず。故に法家は能く常に處するも、變に處する能はず、儒家は縦ひ變に處するも、其常を失はず、法家は治に安じて亂に安せず、儒家は亂に安ずることは猶治に安んずるが如し、儒家何を以て此の魔力有るか、感情の用あればなり、感情何を以て此の魔力有るか、文學の功なり。微言大義の效なり。孔門には所謂微言大義なるものあり。略ぼ佛家に密宗あるが如く、其人を得ざれば傳へず、或は以て神祕に近きものなり。漢に在りては則ち天人の學、董仲舒の春秋繁露是なり。讖緯之學、孔子閉房記是なり。宋に在りては則ち性命之學有り。宋儒の傳ふる所是なり。余以爲らく孔氏の學は毫も神祕なし、所謂微言大義な

る者は乃ち春秋一經に在り。孔子は父と與には慈を言ひ、子と與には孝を言ふ。君と與には暴君は弑すべしと云ふは、天下後世の人君たる者を警しむる所以なり、臣と與には天王明聖と曰ひ臣の罪當さに誅すべしと云ふは、天下後世の人臣たる者を警しむ所以なり。之に反して若し君と與に天王明聖、臣の罪當さに誅すべしと云へば、是れ暴を教ふるなり。又臣と與に暴君當さに誅すべしと云へば是れ篡を教ふるなり。聖人君父を警戒するの意は、時有りてか天下後世人臣たる者をして之を知らしめず、臣子を督責するの言は、時有りてか天下後世の人君たる者をして之を知らしめず、一語一字を以て意を示すのみ。故に曰く「春秋の意は微にして顯」此れを微言大義といふ。此れ其旨は惟春秋之れ有り、惟だ春秋公羊傳能く之を知り能く之を言ふなり。孔門は情感を重んず故に文學を尙ぶ。文學なる者は情感を發動し良心を啓發し、人をして血湧き涙落さしむる唯一の利器なり。夫れ近世武力の最も畏るべき者は、豈に飛機船炮と曰はずや。但し此れ尤も畏るべからず。世界最も畏るべき武力は人類の良心なり、人類の涙と血なり、文學家が最も美麗の詞華を以てして、最も人の情緒を感じ、人類の情感を撥動し、人類の良心を啓發し、能く人をして哀ましむ。哀まば則ち涙落つ。能く人をして怒らしむ、怒らば則ち血湧く。良心發現し、涙

落ち血湧く。然る後驅策を待たず、然る後獎勵を須ふることなし。然る後大いに畏るゝなきの精神有り、然る後奪ふべからざるの志氣あり。儒家は斯民の直道に循ふて忠孝の大防を立つ。之を経するに經史を以てし、之を緯するに文學を以てす。君臣父子をして精誠を以て相感せしめ、血涙を以て相團結し、相親しみ、相愛し、鼓舞奮發して、自ら已む能はざらしむ。顔眞卿、岳飛、文天祥、史可法の諸賢は、皆此の感情の衝動する所を受け、千古の奇節を立つ。皆儒學の感化する所となりしなり。

五 必要説も亦た儒家の採用する所なり。論語に子路曰く「義無きには仕へず。長幼之節は廢すべからざるなり。君臣之義は如何か其れ之を廢せんや」と。君臣之義何を以て廢すべからざるや。人羣を以て生活するは人類の必需とする所なり。則ち君臣之義は亦人類の必需とする所なり。孟子曰く「民を貴となす、社稷之に次ぐ、君を輕となす」と。孟子の此語は君を輕んずるに非ず。人羣生活の實況を證明し君臣相互の關係を證明し、人臣たる者して吾の忠を盡くすは、獨り君の爲のみに非らず、社稷の爲め人民の爲めなる所以を知らしむるなり。人君たる者をして臣の君に臣たるは僅かに君に臣たるに非らず、直接に君に臣たるも間接に社稷に臣たり人民に臣たるを知らしむるなり。故に臣にして此義を知ら

ば則ち期望責備する者衆く、忠の義務は天地の間に於いて逃るゝ所なきを知る。君にして此義を知らば則ち天下を以て人に與ふるは易く、天下の爲に人を得るは難し、社稷を安んずるの臣あるも寡人の臣は非らず、此れ民貴く君輕しとの説の微説なり。

夫れ人羣の由りて起る所を原ぬるに、大災を禦ぎ大患を捍ぎ以てその群を保ち、以て其の生を遂ぐるに在り。災を禦ぎ患を捍ぐ、其道至りて危し。一己之性命を捨て、衆庶の安康を謀るは、人々皆自ら爲すを願はずして、人の爲さんことを願ふ。若し人の爲さんを願ひ、若し人を強いて以て爲すことを争はんとすれば、必ず勸死之術あり、必ず購忠之道あり、人羣して君を立てるは、死を勸めるの術、忠を購ふの道なり、死を勸め忠を購ふは君を立てるの外容に他術あるべけんや。但だ究むるに君を立て君を尊ぶを以て其效至つて捷く、其力至りて鉅なり。語に曰く「主を尊び民を庇ふ」と、民生れて欲有り、欲有れば則ち争ふ。争へば則ち亂る、亂るれば各々その私力を逞うす。私力は公力に非らざれば以て之を懈れしむることなし。唯尊主にして始めて公力大力あり。故に尊主に非らざれば以て民を庇ふことなし。民の君を載すは水の舟を載すに由る。水の能く舟を載すも、水又能く舟を覆す。書に曰く「后は民に非らざれば與に邦を守ることなし。」故に惟民を庇ふて始め

て能く主を尊ぶなり、質して之を言へば、庶民は目的なり、尊主は手段なりと云ふも可なり。尊主は目的なり庶民は手段なりと云ふも亦不可無きなり。

儒家人に教ふるに君に忠すべきを以てするも人に教ふるに君に奴となるべきを以てせず。

論語に「子路君に事ふるを問ふ。子曰く「欺く勿きなり而して之を犯す」と又曰く「忠焉んぞ能く誨ふる勿らん乎」と。孟子曰く「其詩に曰く君を畜むる何んの尤がある」と。君を畜むるとは君を好くするなり。荀子曰く「命に従ふて君を利せざる之を諂と謂ふ。命に逆ふて君を利する之を忠と謂ふ。」又曰く「能く君の命に抗し、君の重を竊み、君之事に反し、以て國の危きを安んじ、君の辱を除き、功伐以て國之大利を成すに足るを之を拂と謂ふ。諫争輔拂の臣は國君之寶也」と。儒家は犯を以て忠と爲す、誨を以て忠となす。畜を以て忠となす。甚しきは逆を以て忠となし、抗を以て忠となすに至るも、奴を以て忠と爲さず。奴忠なる者は其君を賊する者なり。小忠なる者は大忠の敵なり。此れ儒家の謂ゆる忠なり。近百餘年來、世界各国の謂ゆる君主立憲は即ち是れ此意なり。故に君臣上下相安じて事無し。然らば則ち儒術の效、大いに見えるべきに非らずや。之を要するに、儒家の始めて立君教忠を感ずるや、人羣の必要する所となりて乃ち倫理論を立て、以て名分を定め、

以て太平を致す。而して猶其力の厚からざるを恐るゝ如し。則ち又經緯するに人已之道を以てし、綢繆するに愛敬之誼を以てす。至嚴にして至寛、至剛にして至柔なるは即ち感情之説なり。若し夫れ法力の説は則ち頑梗害群の者に對しては偶々之を一用し、萬已むを得ずして之を用ひ、涕泣に垂んとして之を用ひ、威力を以て已に足るとは爲さざるなり。天命之説は則ち諸を未知の數に付し、信ずる者は之を聽るす。聖人之を以て教を立てざるなり。信ぜざる者は之を聽るす、聖人別に神の如き化あり。以て其心を折服するに足るなり。故に儒家は人をして愚にして忠、畏れて忠、疑ひて忠ならしめず。人をして智にして忠、愛にして忠、信にして忠ならしむ。

儒家は人群生存の爲めに計り、萬世和平の爲めに計り、苦心慘憺すること、至れり盡せり矣。而かも猶ほ其後を議する者あるが如きは、則ち書を讀まざるの過なり。昔人云ふ、「半部論語、太平を致すべし」と。吾言を疑ふ者あらん乎、蓋そ姑らく四書五經を取りて之を閱せざる。

(完)

◎春秋思想と漢民族との關係

曾 恪

孔子曰く「我を知る者は其れ惟だ春秋か、我を罪する者は其れ惟だ春秋か」と。又曰く「吾が志は春秋に在り、行は孝經に在り」と。竊かに思ふに孔門一切の教義は皆源を春秋に發す、春秋なるものは孔子の創作たり又儒教の專有物たり。春秋無ければ即ち孔門の最も重ずる所の孝や禮や仁や信や、皆な足を立つるの點なきなり。孔子春秋を發明してより以後、太史公之を祖として史記を作る。之を繼ぐ者に、則ち前後漢書以下十餘朝の歴史あり。擴めて云へば、碑文、論辯、詩詞、小説、劇本の類、賈誼の過秦論、杜子美、元遺山、吳梅村の詩、施耐庵の水滸傳 尙仁の桃花扇等の史部に入るべき書は、略ぼ春秋の微意を得たるものなり。

東洋の漢民族は實の此の孔子之書を読み、孔子之教を行ひ、春秋思想の支配する所たれば、その歴史を崇拜し、詞章を尊重し、文字を神祕とし、儒術に服膺するものなり。常に

は則ち治平の偉績を樹て、變には則ち天地の正氣を留む、文化殆んど絶へんとし、而して能く復た續き、民族死に類して而して能く更らに生く。漢民族の唯一の對外自保の武器にして、唯一の起死再生の靈藥は、夫れ惟だ文章のみ、夫れ惟だ歴史のみ。夫れ惟だ春秋のみ。

東洋の大和民族は恢々として度あり。孔子を崇拜して異國の聖人たるも之を排せず。其詩を誦しその書を讀む。故に楠正成の勤王あり、頼山陽の修史あり、萬世一系の大義は春秋思想を得て益々光明を放ち、明治維新の大業は、春秋思想を得て益々鞏固を臻す。而して漢民族が屢々蹶き屢々興りしも、亦文學の力なり、歴史の力なり、春秋の力なり、遠きことは且らく論ぜざるべし、近きものに就きて云はんに、辛亥の亂起り、叛黨争を起し、百日に及ばずして三百年の天子、已むを得ずして位を遜りしは、固より孫文、黃興等が鼓動煽惑したるに由れども、その能く鼓動煽惑せし所以の者は、明末遺民の著述たる揚州十日記、桃花扇等の如き小説劇本が吠堯の聲を作り亡國の痛を述べて、之れが階をなしたればなり。又我が皇上が天津に龍潛し給ふの時、扈從する者は半ばは儒生なり。滿洲三千萬の民衆が恭しく、乘輿を迎へ、再び大寶に登ぼせ、遂に新國を建てしことは、固より友邦の

義學に由り能く多士景從し、衆庶響臻せしめし所以なれども、又東華錄の記載、聖武記の頌揚、國朝先生事略の著述、皇朝經世文編の纂輯が、聖德神功を丹青に燦爛たらしめ確かに能く漢族讀書人をして遺愛を追懷し、蹈厲發揚せしめしが爲めに於て、排滿の邪説ありと雖も公道自ら人心に在りしが爲めなり。漢族の一切の文學は、多く歴史にして多く春秋の筆意を寓するものなり。善者は之を表彰して千古に芬芳たらしめ、不善者は之を譏貶して、諛して幽厲と名けて百世改めざるなり。漢民族は此の春秋思想を具備するが故に、歴史を崇拜し、尊ぶこと神聖の如し、文學を崇拜し視ること國寶の如きなり。禮記に曰く「天子天官を建て、六太を先きにする。太宰、太宗、太祝、太史、太筮、太卜」と。此の中、宗と祝と筮と卜とを至高なる神に事ふるの官なり。太宰は至高なる官を治むるの官なり。而して太史一職が此れと並び列せることは、歴史を崇拜したりし精神を概見すべきなり。唐より清末に至るまで、翰林の職は最も華貴とせらる。内は則ち各部の大臣、外は則ち各省の督撫、何づれも材を此に取らざるはなし。翰林なる者は、文學修史の官なり。而して國家社會の尊寵すること斯の如し。是れ則ち歴史を崇拜し春秋を崇拜するが故なり。又毎に改朝易代するに際し、恒に前代の歴史を修むるを以て新朝最大の事業の一となす。

明は元史を修め、清は明史を修めたり。儒者は之を美めて百年太平之基礎を爲せりと謂ふに至る。その他、佳傳を立て、墓誌を作り、美諡を與へ、子孫を蔭し、大廟に配享し、聖廟に入祀し、昭忠祠を立て、賢忠祠を立つる等、一切の制度習慣は皆歴史を崇拜するの意に出て來たりしものにして、其の意の有る所は、吾等儒學の徒に非らざれば之を知ること能はず、東洋人に非らざれば之を知ること能はず、西方の學者には以て此を語るべからざる也。

蓋し春秋の褒貶進退ありて、然る後歴史の彰善譴惡あり。然る後小説戯曲の嬉笑怒罵あり。然る後詩詞歌賦の諷刺贊歎あり。報紙の宣傳は一期に在るも、春秋の宣傳は百世に在り。報館の主筆は政客たり説士たるも、春秋の秉筆は聖人たり君子たり。其言は簡にして又簡、「纂す」と書し「弑す」と書し、一字を以て罪案を定むるは、則ち近日のローガンの方法なり。其旨は微にして又微、或は隱れ、或は晦れ、一語を以て奥旨を寓し、當局の忌に觸るゝを欲せずして以て流傳に便するなり。

漢民族には此の思想あり、此の武器あり、故に決して他の民族と一日の勝負を争はず、惟だ簡冊に留めて以て子孫に遺して、決して暴虐者と共に灰燼に歸せず、而して惟だ時機を

待つて以て恢復を圖る。愈々虐待を受くれば益々順従を表はし、但心に甘じて服せざれば、則ち夜燭を乗りて紙を伸べ、筆を執りて最美麗の詞華と、最も人を感じしむるの情緒とを以て、野史に記入し、詠歌に託し、涙を忍び聲を呑み、其の積憤を舒ぶること情を放つが如し。一一帳簿に記入して、子由りして孫に、孫よりして子に殘を抱き缺を守り、敢て失墜することなし。數百年の後其文を讀む者は、血沸き涙落つ。一度機會に遇へば筆を掲げて起ち、春秋の「九世仇を復す」の義を援つて民族一族復興之謀を作ること憤を索むるが如し。最後の清算に於て、他民族は遂に敗北す。之に反して若し優待を受くれば又能く歌咏贊歎し、功德を稱頌し、之を永久に垂る。平日碌々として表見する所なしと雖も、眞に患難に遇へば、亦た能く共に甘苦を同じくし、節に殉ひ、義に殉ひ、以て恩遇に報ゆ。此れ漢民族の特色なり。是の故に漢民族自身に於ては、春秋は道德之本にして文化之原なることを知らざるべからず。漢民族を統治する者も亦た春秋を知らざるべからず。多く善因を種えて、汚點を貽すこと勿れ、其の怨に報ひ徳に報ゆる必ず異日に在るなり。東洋民族以外の民族も亦た春秋を知らざるべからず。常には則ち玉帛冠裳なれども、變あれば則ち文王之戰となる。(公羊家説に由る)即ち民族觀念あらしむれば仍ほ禮讓を以て、主と

爲すなり、故に云ふ。大和民族の中心點は皇室に在り。蒙古民族の中心點は黃教に在り。突厥民族の中心點はコトラン經に在り。而して漢民族の中心點は則ち文學に在り。歴史に在り。春秋一經に在るなり。

試みに春秋の大義を述べんに次の如し。

一 孔教には確かに宗教性あり。而して春秋は實に孔教の各種

經典中最高最上の經典なり

一切の宗教一切の法律は皆一の善惡の標準を懸く。所謂善なる者は人に勸めて之を爲さしめ、所謂惡なる者は人に勸めて爲すなからしむ。若し善を爲さずして惡を爲さば、則ち之を名けて罪人と云ひ、法律は其身體を罰す。若し罪を隱微に犯かし或ひは、罪人死亡すれば法律の用窮まるのみ。宗教家は乃ち更らに一步を進めて、隱微の罪、死亡の罪人に對しても乃ほ其賞罰を實行す。即ち佛教に於いては天堂地獄の説あり、回教及びキリスト教に於ては末日審判の訓あり。道教に於いては短折延齡の説あり。幽獨の監察者を神と爲す。賞罰の執行者も亦神となす。孔教は則ち俎豆馨香を以て身後の賞となし、鬼となりて血食

せざるを身後の罰となす。血食すると血食せざるとの別は子孫の賢盛と否とに在り。人にして善を爲さば、春秋一字の褒は華袞よりも榮あり、空榮には非らず。功德あれば祀るの義に本づき、國に祀られ、郷に祀られ、社に祀られ、甚だしきは千百年の後、舊徳を追懷し、其の子孫を録し、榮は且に千百年の後に及ばんとす。春秋一字の貶は、斧鉞よりも嚴にして、亦空言に非らず、其の惡人たることは判定すれば、天下萬世を合して之を詛ひ、遂に輿論を成し、遂に定論となり、宗廟に入らしめず郷社に入らしめず、殘魂餒鬼依する所なし、甚しきに至りては國家社會その子孫を賤視し、貶は百代に及ばんとす。幽獨の監察者は人なり、社會なり。賞罰の執行者も亦人なり、社會なり。故に他宗教の監察の賞罰は、虚しけれども、孔教の監察の賞罰は實なり。他宗教の監察の賞罰は人をして疑はしむるも、孔教の監察の賞罰は人をして信ぜしむ。夫れ一切の宗教は靈魂あり應報あることを以て前提となす。而して國家社會も亦靈魂あり、應報あるの説を以すれば、治め易きなり。若し孔子春秋の褒貶は、虚名に過ぎず、賞罰は肉體に及ばずとなさば、孔子は決して是の如き迂には非らず、則ち當に靈魂あつて應報あるを前提となすべし。此の如きを宗教と爲さずんば、何をか宗教と爲さんや。近數十年來泰西の學者孔教の奥旨を知らず、春秋の大義に明らか

ならず、遙かに孔子を以て教育家政治家となすも宗教家に非らずとなす。東洋の人士も其説に附和して然りとす者あり。斯れ眞に耳食盲従の流なり。

孔教の宗教性を具ふるは、孔子の創むる所に非らず、而かも春秋の幽獨に賞罰し、死後に賞罰し以て宗教を補助するは、實に孔子の特創する所なり。蓋し宗を敬ひ祖を尊ぶ、宗廟の享祀は漢民族最古の宗教なり。近年發見の殷虛甲骨の卜辭中には、祭祖の事を云ふもの、約そ十の七八に居る。祖を祭りて牲を用ふること、一祭は牛數百頭を用ひるものあり。

詩に曰く「其血膏を取る」と、又曰く「神は飲食を嗜しむ」と。最古の宗教は鬼は血食を需むを以て惟一の信條をなすを知るなり。蓋し吾等の祖先は崑崙山中の獵戸なり。獵を以て生を爲し血肉を以て常食となす。故に血食の二字は腦筋に印入す。人を以て鬼に例とへ、血食を以て鬼の必ず需むる所となす。漢民族は今に至るまで猶ほ赤色を尙びて喜色と云ひ、嫁娶壽慶の際、屋内外一切の裝飾物品は、赤色に非らざれば用ひず、赤色を見て喜び血色を見て喜ぶは則ち血食を重ずるの遺意のみ。舊教（孔教以前の原始宗教を指す）は血食を重んず。その最も畏る所は、鬼となりて餒ゆることなり。春秋傳には叔牙の事を載せて曰く、「此を飲めば必ず魯國に後あらん、此を飲まざれば、必ず魯國に後無なからん、

寧んぞ此言に従はずして飲まざらんや」と。死亡を畏れずして、後なからんことを畏る。鴆毒を懼れずして、鬼の餒えんことを懼る。鬼の餒ゆると、血食せざるとは、先民の畏れし所たるを知るべし。孔子乃ち因りて而して之を利用し、褒貶與奪を以て諸を社會に訴へ、社會をして賢否を公定せしめ、應否を公定して與ふるに血食を以てし、民の喜ぶ所に因りて身後の賞を立て、民の畏るゝ所に因りて死後の威を樹てたり。此に於て漢族の古教は遂に演じて孔教となる。猶ほ釋迦の娑羅門教を潤色して佛教を成し、耶蘇が猶太教を改正して基督教を成し、ルーテルが天主教を改正して新教と成したるが如し。故に吾は曰ふ、孔教なる者は春秋時代の新教なり、孔子なる者は新教の教祖なりと。

或ひは云ふ、孔子の聖なるは生民より以來未だ有らざる所なり。子推して以て教祖となし、聖を釋迦、耶蘇、穆宰麥德之列に濟しくす。名は尊聖たれども乃ち蔑聖するなからんかと。是れ然らざるなり。學問なる者は公器なり、一事物に就いて其性質を確定するは、學問當然の事となす。孔教の宗教たるか非宗教たるかは、研究を禁ずる能はざる所なり。孔子の道は、名づけて宗教とするに因りて尊きを益するに非らず。又宗教と名づけざるに因りて、稍損するにはあらず。吾孔子之徒たるも、孔子が教祖たるに因りて益々信仰を堅

くするに非らず、又孔子が教祖たらざるに因りて、遂に疑惑を懐くには非らず。若し孔子はたゞ政治家教育家たり宗教家に非らずと謂はば孔子春秋の褒は虚誤に等しく、春秋の貶は村斥に等し、何の意義あらんや。小人の儒の王荊公が春秋を譏りて斷爛朝報と爲す。怪む無きなり。春秋は神明なる賞善罰惡の權を以て諸を社會に付し、諸を未來に付し、善を爲す者をして千百年の後猶ほ善報を獲せしめ、惡を爲す者をして千百年の後猶ほ惡報を獲せしめ、祥を降し殃を降し、共に見共に聞かしむ。楊朱の「堯舜桀紂は同じく一の枯骨なり」の語を斥け、又た墨翟の「宣王杜伯晝鬼を見る」の談を爲さず。神道を以て人道を輔け、鬼事を化して人事と爲す、是れ孔教の其他宗教よりも高き所以にして又非宗教に隣する所以なり。此に明にして、然る後孔子の謂ふ所の「郊祀の禮、禘嘗の義、國を治むることと其れ諸を掌に示すが如き乎」(中庸の語なり)の語や、又謂ふ所の「必ずや名を正さん乎」(論語の語なり)の語の如き、一切の微言大義又を迎へて解くるなり。此に明らかにして後崇祀の議、配享の文、輿諡の榮、追贈の典より、佳傳、墓碑、立廟、蔭子に及ぶまで、諸制度、諸習慣その用意の深きを知るなり。

二 孔子の一切の信條は、忠孝禮義たるも、その實行は皆春秋に頼れり

春秋は孔子の刑書たり。六經に春秋あるは、猶ほ法律に斷令あるが如し。漢より以來經師相ひ沿ひて、即ち此說あり。故に孝經、論語、詩、書、易、禮なる者は孔教の教典なり。春秋なる者は孔教が各種の法典に根據せる判決書なり。俎豆、馨香、纂殺、賊盜は則ち判決の執行なり。法典有りて判決無ければ、法典は空文に等し。判決有りて執行せざれば則ち判決も亦威力無し。臣となりては忠に殉ひ、子となりては孝に殉ひ、婦となりては節に殉ひ、友となりては義に殉ふは史家之を贊し、詩人之を美む。信を毀ち、忠を廢し、醜類惡物、義を掩ひ、賊を隱し、侵欲崇侈なれば史筆之を伐ち、衆口之を誅す。贊や、美や、代や、誅や、皆春秋の義なり。春秋有りて則ち六經皆生く。春秋無ければ則ち六經皆死す。故に曰く「孔子春秋を作りて亂臣賊子懼る」と。

春秋既に一種刑事判決書たれば則ち執筆者は法官たり。而かるに此法官は大權を執掌するの諸侯にも非らず、十萬の兵を提ぐるの將帥にもあらず、布衣の士、陋巷の儒のみ。士儒

筆を掲げて諸侯公卿の罪狀を判決す。權なく、勇なし。恃む所は正義のみ、氣節のみ。齋の崔杼。莊公を弑す。太史書して曰く「崔杼其君を弑す」と、崔子之を殺す。其弟嗣いて書す。而して死する者二人。其弟又書す。乃ち之を舍つ。南史氏太史の盡く死するを聞いて、簡を執りて往く。既に書せられたりと聞いて、即ち還る。又晉趙盾、靈公を弑す。太史書して曰く「趙盾其君を弑す」と。以て之を朝に示す。宣子曰く「然らず」と。對へて曰く「子正郷となりて亡げて境を越えず、反つて賊を討たず、子に非らずして誰ぞ」と。孔子曰く「董狐は古の良史なり。書法隱ならず」と。此れ其人是れ何等の人物。此れ其時はれ何等の氣象ぞ。數千年の後之を讀むも猶ほ勃々として生氣あるが如し。故に顔真郷、兵飛、文天祥、史可法の諸賢は皆史官の弟子なり。日本の武士道も亦史官の弟子なり。吾れ故に曰く「孔子の精義は歴史に在り、春秋に在り、漢民族の生命は歴史に在り、春秋に在り」と。

春秋之賞罰は隱微に及び、身死に及ぶ。秉筆の史官は獨り帝王の大權を操るのみならず、且つ神明の大權を操る。故に孟子曰く「春秋は天子の事なり」と。孔子の素王たるは其の詩書を冊し、禮樂を訂して素王の稱を得たるには非らずして、その春秋を作りたるに因れ

り。魯を王とし、周を新にし、宋を故となし、杞を黜けしは、僭せるには非らざる也。素王應に有るべきの業なり。孔子曰く「我れ之を空文に托せんと欲するも、諸を實事の深切著明なるものに見はすに若かず」と。乃ち春秋を作る。故に曰く六經なる者は素王の會典律例なり、春秋なる者は素王の判決書なり、史官なる者は素王の審判官なり、素王なる者は司法の大權を摠攬する首長なり。

儒家の法家に勝る所以は、吾人の生活をして獨り法律の中に生活せしむるのみならず、且つ能く法律以外に生活せしむるの點に在り、政府あり、警察あり、刑賞あり、吾人始めて能く生活し、社會始めて能く安寧たり。此れ法家の説なり。政府無く警察無く刑賞無きも、吾人生活する能はざるに非らず、社會安寧なる能はざるに非らず、是れ儒家の説なり。法家は法律を以て社會生活唯一の生命とす。但た山は時有りてか崩れ、川は時有りてか濁く、一旦天維絶え、地柱折れ、大災大患現に顯はれ、大盜敵國後に乘じ、法律效を失ひ、權勢崩潰すれば、則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相視ること路人の如く寇讐の如し。商君李斯其術を秦に用ひ、秦の亡ぶや曾て一人一士の其恩遇に感じ、其故主を憐れむものなし。法家の技は斯くの如きのみ。儒家は則ち然らず。人は木石に非らず、尙ほ情感あるを知

る。法を用ひざるに非らざるも、但だ法の外に排測纏綿たるものあ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常には則ち互に其忠禮、孝慈、敬順、友愛の道を盡し、變には則ち各其の義を取り仁を成し力を竭くし、身を致すの誼を行ひ、之を天荒、地老、萬死、投荒に極む。此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の大義名分にして必ず絲毫も紊亂するを容さず。法律有り、警察有るも、固より君臣、父子あり、法律無く警察無きも、仍ほ君臣、父子あり。此れ諸を歴史に證するも確鑿憑るべき者なり。儒家は何を以て此の魔力ある乎。則ち春秋の效なり。春秋何を以て此の魔力ある乎。則ち文學の效なり。夫れ世界最も畏るべき者は武力也。武力の最も畏るべき者は、爆撃機、擔克車、機關槍なり。然れども是れ畏るべからず。世界最も畏るべき武力は、人類の良心のみ。人類之涙と血のみ。文學家能く人の情感を發動し、能く人の良心を啓く。能く人をして哀ましむ、哀しめば則ち涙落つ。能く人をして怒らしむ、怒らば則ち血沸く。良心發見し、涙落ち血沸く、然る後は驅策を待たず、制裁を須ひず、然る後は大いに畏るなきの精神あり。然る後は奪ふべからざるの志氣あり。春秋は斯民の直道に循ひ、大義を寰區に樹つるものなり。之を簡にすれば一語となり、之を恢ぐれば萬言となる。之を経するに史乘を以てし、之を緯するに文學を以てす。忠臣、孝

子、節婦、義士をして鼓舞興奮して自ら己む能はざらしむ。故に曰く「孔教一切の信條、其實行は皆春秋に頼る」と。

三 春秋思想は未だ嘗て近代に適せずんばあらず

春秋思想は近代に適せざる處なし、試みに之を證明せん。

春秋の其國を内にして諸夏を外にし、諸夏を内にして夷狄を外にすといふ思想は、一見すれば偏狹なる國家主義の排外思想に近きが如し。其實は然らず、春秋に謂ふ所の諸夏夷狄とは文化に就きて言へるものにして、民族を指して云へるには非らず。例へば杞は夏の後なり、當然諸夏と爲すべきも夷禮を用ひしに因りて春秋は之を夷となせり。吳が頓、胡、沈、蔡、陳の師を鷄父に敗る（昭公二十三年に見ゆ）莊王曰く「嘻、吾が兩君相好からず百姓何の罪がある」と。人をして師を還へさしめて 晋の冠を佚す。春秋は晋に與せずして楚平に與せるは禮ありしが爲なり。泓之役（僖公二十二年に見ゆ）に當り、宋の襄公は鼓せざる列を成さず、人を險に厄せず。春秋は之を正となし、文王之戰と雖も亦此に過ぎずとなす。その他、咸丘の焚（隱公六年に見ゆ）の如きは、その火を用ひて攻むるを疾

む。繒を圍むの役（僖公二十六年に見ゆ）にはその百姓の命を視ること草木の如きを刺す。凡そ戰、及び益なきの殺傷を作すは又春秋の取らざる所、柯の盟（莊公十三年に見ゆ）には要盟犯かすべし、而して莊公欺かず、曹子鬻すべし、而して桓公怨みず、桓公之信の天下に著るは柯の盟より始まる。則ち春秋の國際信義を尊重すること如何ぞや。孔子季孫に行き、三月違はず、曰く「家に甲を藏せず邑に百雉之城なし、是に於て后を墮し費を墮す」と。（定公十二年公羊傳に見ゆ）鹽鐵論に曰く、孔子魯に仕へ前に仕へること三月、齊平らぐに及んで後仕へること三月、鄭平らぐに及んで務めて徳を以て境を安じ、遠を緩んず。此時に當りて魯には敵國之難、鄰境の患なし、則ち春秋の平和政策を主張すること如何ぞや。春秋災異を書す。或ひは以て迷信に近しとなし、科學時代に容れずとなす。其實春秋の災異を書するは事實を記するのみ。決して神祕の意なし。惟公羊氏之を知る。故に經には「日之を食す」ることあれば書するも、傳には「何を以て書するや、異を記するなり」とある。大雨、震、雷、大雨雪には、或ひはその甚しきを以て異とし、或は時ならざるを以て異とす。大水螟あれば書し、星が北斗又は東方の大辰に孛するあれば書するはその變象なることを書するのみ。左氏故らにその説を神祕にして董生の繁露之を繼ぎ、漢初の方

士之を繼ぎ、是に於て春秋災異の文、遂に一種讖緯の書と成る。子は怪力亂神を語らざるなり。焉んぞ此れあらんや。此を以て春秋を誣ゆるは、その罪は聖を非とし、法を無にするに等し、堂々たる豆籩の制、朝聘會盟の儀、封建井田の規、玉帛鐘鼓の度が、禮に度せず、其制の如くに非らざれば春秋之を譏る。或は此を以て孔教は近代に適せざるの證となすものあり。但だ聖王の法は其神を法るべく、必ずしも其迹に法らざるなり。衣服器機は民と與に變革すべきものなり。尊親孝慈は民と與に變革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民には編制ありて上下相維ぐ。保甲も亦た封建なり。耕地を整理すれば、溝洫も制あり、原野も皆井田なり、校舎、潔整にして、師生翕然たらば、學堂は即ち辟雍なり。大雅、二南、美を盡くし善を盡くす。ピアノも亦韶舞なり。孰れか云ふ孔教は近代に適せず、春秋思想は近代に適せずと。春秋の義は滅國を興して絶世を繼ぎ、賢良を褒し死位を嘉みし、禮讓を崇び忠孝を勵ますなり。日本徳川氏は其の然るを知る也。故に儒を崇び道を重んじたるも、儒家尊王の義は己に於て損ありて益なきを知りたるが故に顧みざりしなり。明治維新には大政を奉還して、臣節を恪守す。而して今は則ち東照之宮、饗祀替らず、諸公列侯一門鼎盛するは、日本儒生の徳川氏に報ゆる所以を知るなり。大清帝國の列祖、列宗其の然るを知る

也。故に孔子を尊崇し、儒術を崇尚し、文學を獎勵し、儒生を重用す。開國より遜位に至るまで三百年間憂勤惕厲して殆んど一日の如し。而かも儒家攘夷の義は己に於て窒礙無きに非らざるを知るが故に、顧みざりしなり。粵捻鴟張してより、中原鼎沸す。而して我が半壁江山を反すものは、それ惟だ曾、胡、彭、左諸賢にして、皆儒生なり。辛亥の變、依々として主を戀ひ、百折回まざるは、則ち海藏（鄒首相の別號）閩縣（陳寶琛を指す）蓮花（朱益藩を指す）の諸老にして、亦儒生なり。我が大清再び陽九に遭ふて、旋乾轉坤一心に主に報ゆる者は、皆孔氏の徒なり。此事奇に似て實は奇には非らず。蓋し春秋の義深く人心に入りて、其然るを知るなくして然るなり。髮捻の役に觀るに、軍權は悉く儒臣に委ね、用ひて以て事を集む。辛亥の歲には、兵權は諸を乳臭に付して、遂に大變を醸す。其故深く長思すべきなり。

之を要するに春秋思想の漢人の腦筋に印入すること三千年に近し。公卿士庶は墓志銘を重んじ、厠養走卒は三國志を讀み、兒童婦女は關壯繆を敬ひ、綠林赤眉は水滸傳を讀む。或は多く、或は寡く、或は正に、或は奇なるも、之を要するに皆略々春秋の影響を受く。此を知る者は、其本を操りて以て出で、治れば則ち順にして擧げ易く、此を知らざる者は、

其性に違ふて以て令を施せば則ち鑿柄入らざるなり。新國基を肇む、之を差ふこと毫釐なれば謬るに千里を以てす。徒だ官僚を籠絡し、亂黨を操縦し、苦力を驅役するを知りて、心を推して腹に置き、儒生を待つことを知らざれば、實に未だ其可なることを見ざるなり。

(完)

文人としての鄭先生

松浦嘉三郎

本日午、前大同公園に於て、鄭先生の國葬弔禮式は滞りなく執り行はれました。私達御在世中に御知遇を承けました者にとりましては、建國の元勳を弔ふに、いともふさはしきあの莊嚴な儀式に參列致しまして、そぞろに在りし日の御高德を追慕する念が胸中にこみ上つて來て、誠に感慨無量なるものがあります。此の舉國哀悼の夜に當りまして、ラヂオを通じて全國の皆様方に、先生の御遺徳の一端を、お話し致す御指名を受けましたことは、私の尤も光榮とする所であります。

放送局は私に「文人としての先生」の面目を話せといふ御註文であります。併し私が先生にお近づき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は極く最近三、四年にしか過ぎません。先生は交友天下に遍き人で、或ひは半生の間死生を共にし、志業に盡瘁せられた友人も少からずあるやうに聞いて居ります。貴賤貧富を問はず、在朝在野を分たず、誰人とも己を虚うして、氣持

よくお交りになつたので、一度交つた人は大概皆な先生の親友と信じて居る位、多くの方に信頼されました。私は先生の學問に關しては、王道書院の關係上、多少承つて居りますが「文人としての先生」の面目になりますと、第一そんなことでの接衝は餘りありません。第二、先生の詩そのものが私には相當難解なものがあり、その深味が判かり兼ねる處もあります。到底語る資格がない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で以下少しく先生の詩に對する諸家の定論や、先生自らの詩論とか書論とかを御紹介して、「文人としての先生」の半面をお偲び致すことと致します。

世人は先生の學問に就て、殆んど知る所が無いのであります。詩の作家としての先生は相當知られて居られました。「詩人宰相」といふ語さへ一時行はれました。併し先生の詩の深味が今の世人に、どれだけ理解されて居りますか、甚だ心許ない次第であります。却つて先生は書家として尤も世人から持てはやされられたやうであります。即ち先生は一番餘技中の末にすぎない書道に於て、尤も人氣が立ち、次いで詩人として知られ、學問に於て尤も知られる所が寡いのであります。併し私が先生に接して一番深く感じた所は、少しも支那流の文人としての習氣はなかつた。むしろ先生、御自身は斯る習氣を嫌惡して居ら

れたのでないかと思ひます。玩物喪思といふことは晩年の先生の尤も忌み嫌つて居られたところで、あの物慾を超越した古淡さこそ、眞の面目であつたのであらうと思ひます。故に先生の早年、中年の時代、即ち五十歳位までの御人格を、詩や書を通じてのみ知つて居る人は、先生は詩人、文人が本領であるやうに見て居られるやうであります。併し晩年の先生は血性男子としてむしろ詩人や文人として傳へられることを、心私かに不本意として居られたので、その眞骨頂はむしろ他に在つた。即ち經世濟民の儒教の眞信徒として自認して居られましたのでありまして、詩を作つたり、書を書くといふのは全く餘技中の餘技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勿論早年、中年の頃までは詩文、書道に於て非常に苦心せられたればこそ、あれ丈けの立派な詩や書が出来たのでありませうけれども、五十歳以後の先生は決して詩や書は男子の一生を捧げてなすべき業とは思つて居られなかつたのぢやないかと拜察して居ります。それは先生の五十二歳の時に、辛亥革命が起り、大清帝國は滅亡して先生は前朝の遺臣となられ、臣子の分として、民國の粟は食まぬといふ立場に立たれるやうになつてから、先生の性格も著しく變化し詩文の如き文人的な業を本領とせぬ、節義を尙び、廉恥を知る儒生としての眞面目に漸次なられましたもの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

す。それは海藏樓詩集を讀みまするとよく判るのであります。その一例を申し上げます。詩は性情を寫すと申します。先生の如き浮華を厭ひ實を尙び滋味のある詩を作る人の氣持は、詩を讀むのは先生と直接お話し致すより却つて深くその氣分が判かるのであります。明治二十五、六年、先生がまだ三十五、六歳位で東京に公使館參贊として居られました時分の詩を見ますと「此都號文士。浮噪多不實。盛名如賴襄。語助末究悉。黎公昔在茲。求士惟恐失。芝山歲再會。賦詠積篇帙。求其麤可者。百十未得一。善吾有長尾。後起實美質。」といふのがあります。長尾とは今も尙ほ京都に御健在である雨山先生のことであり、芳も知らぬ者にしか寫らなかつたのでありまして、如何にも才氣煥發、俊敏氣鋭な文人氣質を發揮せられて、眼中に古人も先輩もなき一個の翻々たる才學の士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此れが當時の先生の面目であります。然るに昭和三年、復辟の素志をまだ貫徹する能はず、隻身前朝の遺老として日本朝野の援助を求めんがために秘かに渡日せられました、京都の圓山に遊び、頼山陽の墓を訪れました時には、「春秋空抱尊王志。未有山陽史筆功。破曉穿林來一揖。暗愁文字掩英雄」と詠ぜられました。山陽の日本外史を著はして尊

皇思想を鼓舞した功勞に比べると、自分は今尙ほ碌々として爲す無きを悲しむと共に、山陽が維新回夫の業に参加して大いに爲すあるに足る英雄の素質を有しながら、空しく外史の著者といふ歴史家文人として朽ち果てたのを、深く悲しまれたのであります。此れ清室覆滅の後、民國は腐敗墮落の一路をたどり、士風は無節操、破廉恥に走り、民は歸趨に迷つて、益々疲弊困頓するのを見て、君を悲しみ、國を悲しみ、世を悲しみ、民を悲しむの念が事毎に發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して、民國以後の先生は文を好み才を恃むの文人には非らずして、君を思ひ家國を思ふ復辟の志士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して、性格が一變せられた結果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故に今日に於て詩人として、書家としての文人鄭蘇戡を、兎や角批評されることは、その本領でない所を噂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して、九泉の下、先生は誠に苦笑禁じ得ないものがあるであらう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

併し斯く申すのは先生の主觀的のお氣持に立ち入つての事でありませぬ。若し先生の詩文や書を、此を一個の藝術的作品として見、此れを文化的所産として客觀的立場から批判すれば、實に重要な價值があります。恐らく近代稀に見る詩家であり、書家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去る四月十四日にも私は協和會館に於ける先生の頌德講演會の席上に於て「鄭

先生の學問」と題してお話を致しまして、先生の格物説を御紹介し「その忠恕一貫の學説は朱子學、陽明學の外に新しく鄧子學とも云ふべき一學派と樹て、儒教の研究の上に新しき氣運を造り出さんとせられた人で、儒學史上極めて重要な地位に居られる」と申し上げたのでありますが、恐らく、詩に於ても書に於ても確かに新しき境涯を開いて、前人未到、獨立獨歩の天地を開拓せられたものと思ふものであります。

先づ先生の詩に就いて申し述べます。詩は支那では非常に古い藝術でありまして、少くとも作者の仲間に入り、他人から詩人として許さるゝに至るには餘程深い根底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大體先生の育たれた境遇から見ても、子供の時分から詩は作られたこと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その三十歳以前の詩は「海藏樓詩集」には一篇も載つて居りません。先生の早年及び中年の頃の詩風に就いては、陳衍といふ人の批評があります。此人は先生と同郷の福建の人で、石遺と號し、或ひは現在も尙ほ上海に生きて居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ひますが、此の人は詩の作家としてよりも、詩の評論家として現代第一流の人と認められて居る人であります。その石遺室詩話といふ本は、近代の詩論としては尤も卓越したものであるとして日本でも支那でも貴ばれて居る書物ですが、此の人が先生の詩風を評して「蘇軾は

始めは盛唐の孟郊然東野の詩を好み、自ら東野の詩集を筆寫して常に案上を離さず、その中の精語は此を大いに學んだ、然かるにその後は北宋の梅堯臣（聖俞）王荆公（安石）の詩を好んでその詩風には一大變化を生じた。然かるにそれまでは殆んど五言の古詩しか作らなかつたのが、此頃から七言の詩の作るやうになり、唐の韋蘇州、溫庭筠などを好むやうになつたが、その詩はやはり梅堯臣、王荆公、元遺山の影響が尤も多くあるやうに思はれる」と述べて居ります。又當時先生と詩論を問はした所が、蘇轍は「律詩は要するに高調でなればならぬ、興到り意動いて思はず胸に高鳴る動悸の氣持を寫して詩を作らねばならぬから、何も常に作る必要はない、決して俗調のあると許さぬ。」と告白されたと云つて、先生の詩に對する意見を待傳へ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元來、韋、溫の詩風は、冲夷平淡を主としたものと從來から稱せられて居ります。然かるに、孟郊然とか梅堯臣とかいふ人は、共に一生憾軻不遇で、非凡の詩才がありながら、僅か少數の識者に認識されたに止まり、俗人に認められなかつた人であり、王荆公とは有名な北宋の政治家王安石で、人柄も仲々深刻な人で、氣骨陵々たる人物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詩風も仲々蒼勁深刻といふ評判があります。故に先生の壯年から中年にかけて尤も作詩を好まれた時代の趣味は、極め

て平淡率直な氣品があり、浮華形容を斥け、實の少い詩風を排せられると共に、一面それ
丈けては深刻さが足りないのて王荊公、梅堯臣等の北宋の詩風を多く取り入れられたもの
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然るに先生が五十二、三歳以後の詩境は漸次變化して來て居るので
あります。これは先に述べた如く性格の一變に由るのであります。陳曾壽といふ人があ
ります。滿洲國宮内府の顧問官で號を蒼虬キョウと云ひ、詩も繪も非常に上手な立派な文人であ
りまして、同時に詩の鑑賞家としても仲々立派な言を吐く人でありますが、此人が先生の
晩年の詩を評して、「朱子は杜甫の詩を評して中年の詩は極めて精嚴であるが、晩年は横逆
當るべからず、此れ詩に深き者なりといふたが、蘇轍の晩年の詩は胸中言はざらん欲する
も、止むる能はざるものを歌ふたので、詩中皆大いに事があるから精悍の氣に満ちて居
る」と評して居られます。又「韓退之の詩は豪は曠よりも多く、蘇東坡の詩は曠は豪より
も多し、而して蘇轍の詩は其書の如く、純ら氣を以て勝ち、前に古人無し、則ち豪と曠と
は固より其本色なり」と稱して居られるのであります。私の愛誦する先生の詩に「老胡」
といふ非常に意味の深い五言の律詩があります。此れは民國十四年、即ち皇帝陛下が天津
の行宮に居られ、先生がこのお氣の毒な幼主に赤誠を以て孤忠を盡くして居られた頃のも

のやうであります。

老胡行賣餅。發聲如長呼。必有家國恨。變形爲販夫。北風揚市塵。冰霰懸髭鬚。勞瘁曾不避。似非求全軀。燕趙多奇士。豈皆藏狗屠。衆中試物色。支離唯迂儒。中宵起待旦。日出趨路隅。自哀且相思。吾其斯人徒。

とあります。道行く物賣りの老人を見て、胸中千々に亂るゝ思ひを、詩に寄せられたもので、沈痛の中に、一種毅然として奪ふべからざる決意の程が見はれて、一抹の凄愴の氣が肉迫して來る感じすら致すのであります。此種の詩は辛亥以後には少からず存するのであります。

先生の詩に就きては實際のことを申しますと、唐宋の古人の詩に比べて如何なる地位に在るかといふことの確かな説はまだ聞きません。然し道光以後近百年來の、尤も優ぐれたる作家の一人であることに就きては誰人も認めて居る所でありまして、日本の狩野君山博士の如きも餘程高く買つて居られ、今の支那に此んな詩家が尙存して居ることは支那人の誇りと認めて居られる位であります。今後先生の詩人としての價值につきては種々その道の人の間に批判されることと思ひます。序に申添へて置きますが、先生の詩集の「海藏樓詩

集」は前後四回に分つて、木板として自費出版されたもので、坊間では活字本として賣つて居るやうであります。が、極く二、三年前までの詩は殆んど網羅されて居るやうであります。實に先生の本領眞骨頂を知るに尤も有力な材料でありますし、同時に先生の交友關係を知る有力なる材料であります。それに由りますと先生の交友は、張之洞、陳寶琛、梁鼎芬、沈曾植、嚴復、楊鍾羲、王乃徵、李梅庵、王國維等で、近代の支那に於て人格の高潔なるに由りて士林の間に篤く崇敬された人が、殆んど網羅されて居りまして、官僚、軍閥、政客と稱せられる階級の者との應酬の詩といふものが殆んど一篇もないのであります。以て先生の周圍如何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

次に先生の書であります。近頃ある新聞の記事に「先生は蘇東坡を大變好まれたので、自ら蘇轍と號せられ、書は東坡を學はれた」云々と出て居りました。私は曾て先生に古の好きな人物の批評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が、先生は宋に於ては蘇東坡とは申されず、却つて「范仲淹である」と申されたので、そのお心持を察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蘇轍といふ號も蘇東坡から來たのではなく、蘇州の胥門内にお生れになつたので、孝喬と父君が命名されたのに因んで、蘇州の蘇をとつて蘇轍と稱せ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ひます。書も私

は東坡ではないと思ひます。勿論東坡の自由奔騰の處は先生にも窺はれますけれども、東坡は先生よりも遙かに骨法が軟く、肥脆な處があります。大體に於て明人の書は、宋代の閣帖の書法を私淑し古碑の妙味を知らなかつた。一般的には趙子昂、文徵明の影響ですが、皆行、草の自由なる風が行はれました。大體に於て學術も振はず書も宋人以上に出づるものが少ないと云はれて居ります。然るに清朝に入ると漸次書風が唐宋の書風に満足せず、古碑の拓本を習つて唐以上の古い書風を學ぶやうになりました。此れは金石學の發達などと相關連するのぢやないかと思ひますが、阮芸臺が北碑の尊ぶべきを提唱し乾嘉以後には拓本が多く搜集せられるやうになつて漸次碑派の書を學び、六朝から更らに進んで魏晉、漢碑を學ぶ者が輩出し士林の書風は前代とは一變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千年以來の書家と稱せられた書家の鄧完白、劉石庵にしても、近代の書家の柯紹基とか祁雋藻とか張廉卿といふ人も大體は漢碑を學んで筆法の極意を求めて自らの境涯を開いたものと思ひます。先生も初めは普通の習慣に従ひ歐陽洵とか柳公權とかを學ばれ、次いで漢隸に入られて、その極意を體得せられたので、行草にもその意は見はれて居ると思ひます。故に先生の尤も得意の書は漢隸の八分でありまして、私も一枚貰つて居りますが、前參議

の寶熙先生は之を評して「漢の魯峻碑夏承碑に基く」と申されたのは、甚だ肯綮に中ると思ふものであります。海藏樓詩集を見ますと先生の書論が詩として載つて居ります。

學書欲何爲。坐使百事廢。規規摹古人。久之意不快。冥追愈向上。聊以避前輩。人云似某某。竊用引爲愧。雖古亦猶人。面目那可對。作眞不如草。稍悟竟奚異。誰能起自運。寫此蓋世氣。每奇王介甫。下筆風雨至。聊爲宋仲溫。千紙勿惜費。

能書由天資。成就在學力。徧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篆分絕矜嚴。取勢常以逆。草眞趨雋永。神味務自適。唐肅宋益弛。晉魏誠造極。掃去殊末能。豈免爲人役。

此を讀みますると、唐宋人の書は殆んど見る必要がないと云ふ見識であります。故は私は先生の書は斷して蘇東坡などを學ばれたものではない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京都に隱棲して居られる有名な詩書並絶の大家の長尾雨山先生も、先生の書を評して「一種獨特の書風で端倪を許さぬものがある」と申して居られましたが、此れが知己の言であつて先生は他人の書などを眞似られたのではなく、漢魏以上の書風を體得して、自ら一家を成されたもの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

以上述べました如く、先生は實に藝術的天分の豊かなる人でありまして、如何なる技能も

必ず自ら獨創の境を開かれて決して、他人に追隨せぬ獨立獨往の人であります。その何づれの一技一藝を以てしても、優に天下後世に名を成すに足るの素質を有して居られました。實に絶世の才人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然し由來才子は兕角、智を恃み輕薄に陥り、名分を辨へぬ者となり易い。然るに先生は終身よく、君臣の分を知り、大義を踏み誤らず、遂に今日の如き偉大なる勲業を立て青史に赫々たる名を残されました所以は、私はこの人並以上の潑灑たる才氣を抑へるに、儒教の深き教養を以てせられた結果と思ふものであります。故に先生の御人格の根柢は儒教の精神であります。先生は忠臣であります。政治家であります。學者であります。詩人であります。書家であります。併しそれは何づれも人格の片面でありまして、根柢は孔子の信徒であり儒教に殉ずるを本領本分と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従つて先生の復辟は他の人の如き少さい考ではない。君臣の誼を正しくせされば、人倫の道の根本は立たぬといふ儒教の信仰から來て居るので、儒教に由りて、今日の支那民族を救はねばならぬといふ信念でありまして、君を思ひ、國を思ひ、民を思ひ、世を思ふて居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此れ先生が死に至るまで「王道」、「王道」と絶叫せられた所以であると私は拜察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四月二十日夕新京放送局に於て放送)

康德五年七月十五日 印刷
康德五年七月二十日 發行

定價 一圓二角整

著作權
所有

著作人 會

新京特別市東朝陽胡同四二〇五號 格

發行人

大谷仁兵衛

新京特別市興安大路一一六號

印刷人

大谷保

新京特別市興安大路一一六號

印刷者

滿洲行政學會印刷所

新京特別市興安大路一一六號

新京特別市興安大路一一六號

發行所

滿洲行政學會

(振替 新京一九一番 大進六〇七〇番)

